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三十八

尹壯圖字萬起號楚珍雲南蒙自人乾隆進士官至內閣學士

顧母過太恭人家傳

褚華字秋芳江蘇上海人

海防集覽序

賈朝琮字公恒號曉軒浙江平湖人乾隆三十六年副榜貢生著有嶺軒詩集嶺軒偶筆

重遊西洞庭記

遊西天目暨洞霄宮記

洪榜字敬人兩江初室安徽歙縣人乾隆中書

戴先生行狀

沈亦然字直棟山浙江仁和人乾隆五十年舉人

交難論

高鳳詔傳

蔡鵬傳

國朝文匯

卷三十六

目錄

一

乙集

一

二

三

四

七

十三

十三

十四

銀查子傳

十五

莊 斫字虛庵江蘇武進人乾隆

南宋論

十七

徐孝子傳

十七

文學邵君墓誌銘

十八

牟願相字東樓徵人

送大兄含章赴銓序

二十

書侯朝宗額吏骨策後

二十

林氏烈女傳

二十

潘亦雋建格阜江蘇吳縣人乾隆已丑進士官戶部主事有三松堂集

汪詒彝漱霞軒詩鈔序

二十二

嚴道甫詩序

二十二

重修吳越廣陵邵王墓記

二十二

錢氏家祀記

二十三

三泉亭記

二十四

歸硯圖記

二十四

張

鉛字字乾隆庚寅舉人

天人篇

二十五

程瑤田字易時安徽歙縣人乾隆庚寅舉人

志學篇

二十六

項君祠堂碑記

二十六

端孝先生行畧

二十七

吳漫公事畧

二十八

國朝文匯乙集卷三十八

顧母過太恭人家傳

尹壯圖

乾隆丁酉。余分校順天鄉試。得士無錫顧永之。晴沙觀察子也。余與觀察別二十餘年。見永之。亟詢觀察近狀。永之言甚詳。觀察家居養親。嘗誦其鄉先賢邵文莊公。天下無如別母難之句。邵母過為觀察母。太恭人遠祖姑。太恭人樂道其佚事。而觀察實私淑文莊公。今年春。永之馳書至。并致觀察書。奉太恭人行狀來。乞余傳。余媿勿文。然習聞太恭人懿德。樂為述之。太恭人姓過氏。幼敏惠。既受女訓。言動一循禮法。年二十。歸珍山先生。踰年。執翁之喪。太恭人既恨不逮事先姑。翁又歿。事繼姑益謹。繼姑亦愛之。視諸婦加禮。珍山先生嘗集同善會。瘞暴骸。恤苦節。過孤嫠之求衣食者。太恭人曲與周旋。問所苦而周之。垂四十年。無倦容。無德色。珍山先生歿。太恭人又兼公私內外而獨持之。善會中輸租納稅。量其豐歉。而預為籌。雖鉛銖不與已產。潤也。如是者又二十年。觀察念太恭人春秋高。心力交瘁。乃請月定一日集公所。擇數人司其事。太恭人曰。嚮貧婁數數來者。余亦苦之。及其不來。或一兩月之久。則又恐其病也。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老且死也。頻念之。遣人視之。餽送之。必見而後釋然也。今而後。余可息是心矣。然每月總核出入。有不見於冊者。必問之。其所素習見者。

國朝文匯

卷三十六

乙集
國學扶輪社印

仍往來於家不絕。蓋終身不勸焉。太恭人之教子。為科道則戒其名心。為郡則曰民生休戚在汝。勿以家為念。聞隴中災。則三馳手書。教以賑務。及權臬西蜀。襄金川軍事。餽餉則曰慎爾下筆。人命關天。無患失。無畏難。既而大功告成。觀察陳情乞養。太恭人康強逢吉。幾二十年。余故掇其大端為之傳。其他嘉言懿行。與夫孫曾元五代一堂之慶。具詳行狀。不復贅。

論曰。余觀太恭人之德。其順矣乎。昔者隴中游飢。太恭人三馳書。教觀察請發賑。全活者數十萬。家居樂善不倦。六十餘年。怵怵然不已。可不謂仁歟。夫子贊易。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繫之以坤。蓋言順也。

海防集覽序

褚華

明季倭寇之患。垂三十年。流毒數千餘里。而終得殲除。洋盡者。以其舍舟登陸。而陸兵可以坐致其命也。今海寇之勇。遠避於倭寇。然各省會兵勦捕。總未見焚賊一巢。擒賊一首者。何故。蓋賊之用計愈狡。而蹤跡愈幻矣。聞之曾經被劫者。賊必指索銀米。而以其船為質。又擇壯健者入其巢。以為役。否則戕其人。取其貨。冒充商人。以售於他郡。所駕之船。固商船也。所驗之票。固護照也。交易既畢。翩然獲利而去。彼賊首者。晏然處海島間。既得商舶。以齎盜糧。又得商船。以為脅從。而即資其船。與人以消其贖物。何為登岸殺掠。自投羅網。而膏斧鉞哉。要之賊船未嘗無停泊之處。賊黨未嘗無屯聚之時。苟命將出洋。勢必金鼓振天。旌旗耀日。賊已如鬼如蜮。紛然四散。而避之。而兵船必不能持久也。兵糧必不能重載也。一旦撤兵內地。則仍嘯聚而行劫耳。故勦捕之法。祇須詐為商船。以待其來。遇賊少則藏精銳於艙底。施機括於戰場。誘其登而擒之。俾餘賊之瞭望者不覺。遇賊多則遠者禦以長矛。近者沃以沸湯。致其死以敵之。俾我兵之赴援者可繼。或賊所停泊屯聚多至數十艘者。宜多備小舟。藏發礮佛郎機於柴草內。自黑暗中順風縱火而擊之。小舟焚而礮亦發。賊船無不齧粉者。特兵間之儲費有限。既費而又無從開除。是以賊船之畏兵船。反不如畏嶺

海大船之能不惜所費而并力殺賊也。予海上書生何敢言辦賊數年來惟取前人著述之切於海防者。哀為集覽四卷。以備采擇。而或者謂古今事勢不同。彼此機宜各異。所集雖多。如不適用於用。何不知用兵若治病。亦若對奕。良醫之於病。不必泥方書。國手之於棋。不必拘成局。而其按脈精微。落子詳慎。終不師心後古。以自蹈於庸妄者。法在故也。則集覽之作。亦猶方書與成局而已。為將者苟克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其所成就。豈不足與俞大猷成繼光輩爭列哉。

重遊西洞庭記

賈朝琮

余於嘉慶戊午三月二十日。復為西洞庭之遊。是日抵吳江。次日清晨出七里港。至行春橋。遊治平寺。登楞迦山。午後泊木瀆鎮。遂抵靈巖。觀八角井。大業鐘。晚宿舟中。次日飯後過湖。東風甚駛。揚帆破浪。歷三時抵鎮下。寓龍山之岳廟。去林屋洞不數武。時尚未暮。急趨洞口。宛如舊識。顧前此洞內水深數寸。今雖無水。而沮洳不可履。遂尋丙洞。賜谷洞。過草庵而歸。次日至匯上。入山訪上方寺。長松數百本。干霄蔽日。彌望蒼翠。不知寺處。抵山門。始及見。整潔幽雅。主僧號蓮溪。湖郡人。寺本唐會昌中建。舊址尚存。今則稍移於西。宏巨不及前遠。甚。遂循山麓而北。入包山顯慶寺。寺額為戴高士南枝所書。八分體。蒼古秀勁。寺前立石幢二。其一為唐僧契元書。趙文敏書。碑版全。學此體。以僻在湖中。世罕搨本。遂不知所從出耳。後有雙桂堂。其額為王太常煙客所書。寺前古松四本。大可合抱。清泉一道。從橋下流出。水聲若琴筑。國初曉山禪師曾駐錫於此。

世祖章皇帝御書。故佛二字。尚寶藏寺中。主僧兆隆。主席三十年。余於丙午春。始識其面。曾幾何時。而鶴髮蒼顏。與余俱頽然老矣。返宿岳廟。廿五日清晨。歷後堡。過馬村。入山尋天王寺。寺無方丈。惟四房。厯主之。雖在山麓。而幽邃不及上方。惟谷口

馬山東徐山。山石皆嵌空玲瓏。惜土人射利。終歲採伐。貨之好事家。將與碧螺俱重矣。遂過中渡橋頭。渡橋至陸村。村一山橫。互益山之西。其上為元暘洞。洞深十丈許。高可容人。洞旁昔有觀音殿。今僅存遺址。嘉興明慧欲募建之。而未能也。由元暘至龜山。約三里許。其石俱作斧劈。有突兀摩空之勢。南址若龜首昂起。湖神之廟在焉。其北為前灣。灣內平曠千頃。藉湖灌溉。無旱涸之患。蓋七十二峰間。徧山皆果木桑栽。而稻田絕少。沃衍腴產。惟此一區耳。方欲窮龜山之勝。而淒風忽至。急由頭渡橋穿田而歸。甫抵廟。雨已隨至。苟稍緩。則露體塗足矣。往返約三十里。廿六日為石公之遊。由鎮下循外山而南。八九里抵石公山。亦橫插湖中。為洞庭東南支山。由引勝亭緣山南麓。石漸怪偉。有亭翼然。為鑑心亭。亭之東為歸雲洞。洞深不過尋丈。而軒敞明豁。實勝元暘。內鑿石為大士像。外環石闌。前建一亭。面湖。正對吳興之下山。波濤澎湃。脚下不啻成連。引入東海中。幾欲移我情矣。洞左為石公禪院。院後石壁峭削。上建來鶴斷山二亭。其下為鶴澗。清泉一泓。不腐不竭。其右為節烈祠。其左為翠屏軒。觀音閣。自此迤東而北。則石壁連亘。為聯雲障。為夕光洞。為雲梯。為劍樓。為風衝。又名一線天。石罅寬僅尺許。可攀援。及巔。臨水有石坡一片。容坐千人。旁二石巍然對峙。俗所傳石公石姥者。舟行其下。呼之輒應。乃上臨峭壁而返。聲也。轉西為

孕龍洞洞內瑩滑如玉紋如魚鱗而無斧鑿痕殆波濤衝激而成也至此則石壁插水無路可通矣凡山之陡峻者其頂必平石公之妙在四周山頂固不甚奇持余由風衝而上至引勝亭始下日猶未午遂益南行至明月灣灣內巨室鱗比有庵即名明月鼎新未幾頗宏整可觀巡山轉西已見銷夏灣蓋明月與大龍山東西遙對若人兩臂然中抱一湖寬廣約十里許乃吳王銷夏處也西洞庭為湖中之山而銷夏又為山中之湖菱荷菰蒲蓴絲菱芡之屬旁湖皆是諸峰環遶若翠幃之抱明鏡沿湖而北歷王家堡四墩山以歸雖湖光嵐翠目不暇賞然無投餐之所抵寓日已將哺腹飢虛不可耐矣往返亦約三十里次日擬為龍渚之遊乃抵暮即雨至明益甚飯後雖稍霽道泥濘不可行遂養足一日廿八日早餐仍沿灣內之上道歷社壇東西祭而南為圻村村倚小龍山更南為大龍山山石千奇萬狀不可究擬而尤奇在山麓為水所搜剔萬竅玲瓏人行其間若蟻穿九玉之珠神疑魄駭不謂宇宙間有此瑰偉詭異觀也山之西為石佛寺懋足片時循唐里轉西為縹緲峯之西臨陽中古松拂天野花如繡約半里許則上真宮在焉前祀玉皇後為三清殿羽流數輩齋桑樹果足以自食不藉十方供養出陽益西有小山挿入湖中若奮翼揚鬚奔騰赴壑之狀為蛟山迤北即角港可直抵用鎮有東西湖之勝余恐道太遠日力不足

乃由灣內之下道。過徐巷里觀蔡墓。古松沿湖。至匯上而歸。廿九登縹緲峰。峰高五里。陟其巔。則七十二峰。皆在脚下。不特全湖在目。即吳興陽羨諸山。咸厯厯可指數。觀止矣。次日擬遊用鎮。忽又陰雨。且角頭巡檢無衙署。亦寓岳廟。日聞鼓扑牒訴聲。欲遷別所。俱以飼蠶忌客。不覺遊興頓索。遂渡太湖。抵吳門。為三月晦日。西山之東。南北三方。已約畧殆遍。惜西境仍未一至。不無遺憾焉。噫。余遊天下名山大川。不為少矣。或拔地千仞。高拂雲漢。或荒遠幽邃。人跡絕少。或相距遼絕。繇厯歲時。都非老人所宜。惟洞庭遠不過三程。高不過五里。且村居聯絡。物產豐盈。携杖戴笠。無登頓之勞。寺觀亭臺。有憩息之所。至於花木之饒。山石之巧。則又天下莫與比焉。他日向平願畢。卜築數椽。倘伴其中。以盡余之天年。即騎鸞上昇。其樂亦豈逾此。未識造物能許我否也。

附記。西洞庭之南三小山。名蹶山。澤山。珊山。山後三小山。居湖中者。西為陰山。中為橫山。東為葉山。俱有居人。為西山之前引後從也。

遊西天目暨洞霄宮記

余自西洞庭抵吳門。適石君遠梅有。天目洞霄之遊。余久慕其勝。欣願偕往。遂於四月八日起程。初十抵餘杭。十一雇筍輿。出西郭。南望天柱諸山。秀麗奇特。與平遠迥

異。是日微雨。高峰雲氣瀾漫。若美人處綉幌。有時微露其面。沿苔溪行五十里。宿永慈寺。為天目中院。次日清晨。益雨。高春稍霽。行三十里。至清冷橋。始見東西兩天目。排突天半。氣勢雄健。彷彿夔門。諸山雲氣益翕鬱。顧念明日登山。不特跋履甚艱。苟四顧茫無所覩。不辜此一行乎。又行十里。名南莊。距寺亦十里。莊前分二徑。北行為東天目。梁誌公開法。佛像俱範銅為之。明末漸頽敗。至今香火冷落。南行為西天目。元僧高峰始建道場於山半。至國朝。玉林國師遷移山麓。名禪源寺。規模比舊益宏麗。遂名山上者為老寺。主席號體周。道風頗振。殿宇次第鼎新。僧寺二百人。晨鐘暮鼓。課誦肅然。晡時抵寺。至晚忽開霽。皓月一庭。如玉壺朗澈。次日授二杖。命其徒清遠為導。即由寺後登山。蓋西天目南發二支。連峰疊嶂。東西旋繞。而禪源處其中。實為我浙勝地。萬木參天。大五六人抱其徑。三四尺者。殆不可勝數也。流泉兩道。自山頂奔騰飄灑而下。如怒濤。如激湍。聽之心神俱曠。路甚陡峻。行數十步。即氣促流汗。是日太陽麗空。無纖翳。然林木蔽虧。與晦冥無異。至五里亭稍憩。更上數百步。一巨石方廣十餘丈。名觀音岩。上下絕壁。此石若自巔推墮者。而不傾不倚。斯亦奇矣。益上數十步。有別徑。轉西為高峰祖塔。若巨獅張口狀。塔安其中。前架屋數楹。下臨絕壁。撫檻一視。心胆幾折。從巖左更折而東。路益陡險。有巨石如浮圖矗立。名玉柱。

峰。再登二里。乃至老殿。日已將午矣。僧龍游禮華嚴其中。北望峰頂。猶在霄漢。南望萬山層巒。向之巍然尊高者。皆帖伏如兒孫矣。未幾山麓忽雲起如長江一線。與山相間。山外有水。水外又有山者。鋪海之外。另得奇觀。真宇宙之無盡藏也。約計其高。已倍縹緲。而至頂。猶僅及半。自度足力不勝。遂由東徑下。謁中峰塔。益折而東。有小支突出數十丈。三面石壁如削。循石梯小徑而升。則路危一線。攀援榛上。峰頂架兩楹。隨石大小。址外無尺寸餘地。施工之巧。輪班莫造。名西方庵。憑欄四望。幾如仙山樓閣。縹緲雲際。不知身世之所在矣。清遠言更有東方庵。與此略同。庵雖毀。然其基猶可訪也。余益喜。有舊徑遺跡。鼓勇輒往。然上下尋覓。終不得其處。蓋久無人行。榛莽塞路。即清遠亦得之耳聞。從未一至也。遠梅云。國士以無雙為美。已得其一。必更求其比。不癡甚耶。遂往尋玉林國師塔。徑益窄。僅容措趾。俯視皆絕壁萬仞。至此則修篁萬竿。與他徑迴殊。山僧擊柝守護。云猴至百十為羣。稍懈則新竹俱為所折。謁塔後。清遠拉余由東嶺下。遠梅已告疲。不能偕往。循舊徑歸。余與清遠連樵徑至東嶺。則東望諸山。猶老殿之南望也。下嶺歸寺。視舊徑繞道五里。而余足亦幾不任矣。次日辭體周。仍宿永慈。十五至洞霄宮。距餘杭十八里。在縣西南。甫入山。名九鎖嶺。山址犬牙相錯。幾若無路。清溪一道。隨山曲折流出。水碓鱗比。居民以造紙為業。悉

藉此水。最後過會仙橋。折入則四山環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其宮在大滌峰下。以天柱山為左臂。來賢巖為右臂。南宋時規模極宏敞。高宗內禪後。與吳后時幸其地。提舉祠祿以優相臣。其崇重可知。今遺礎尚存。明末燬於火。至國朝無塵殿。又燬。僅留方丈。羽流稍葺。理遂改方丈為大殿。視舊已十不存一矣。是日天暑甚。午後油然作雲。隱隱聞雷聲。恐翌日天雨。詢之道士。則大滌洞最近。即由宮左循小徑往。約半里抵洞門。燃燈執炬而入。其洞頗高敞。上結窻頂。四周乳泉滴漉。石皆作波浪紋。亦多嵌空處。深八九丈。最後有石倒懸若柱。柱後竇僅二尺許。聞其中有圓井。乃歷代祈雨投龍壁處。然非小兒不能入。道書稱三十四洞天。為大滌元蓋之天。亟返已抵暮矣。是夜微雨。俟搗藥禽不能得。道士云。必風清月朗始一鳴。信乎其為仙禽也。清晨又雨。已刻路差可行。即逾嶺抵白鹿庵。為許真君上昇之地。其庵面南。當門一池。水頗瑩澈。荷葉田田。四山環繞。較洞霄具體而微。亦山中佳境也。第僧佔成佛刹。不復知為羽流故地矣。循西天柱嶺約三里。為棲真洞。洞在山腰。較大滌高廣幾倍。然頗沮洳。葦確難措趾。秉炬必甚熾。乃可了了。其頂甚平。四面多盤拳蹠踏之勢。約進十許丈。東西各有洞。差小。而上升。名東臺西臺。路陡且滑。不能窮其勝。以俟後遊。又西數百步。為歸雲洞。洞外有石橫障之。下望不可見。且遊人絕少。路徑封塞。幸道童

悉其處。披榛導以往。則更狹於大滌。且向下甚深。必懸綆乃可入。予氣懾不能進。遠
梅聞其中石乳如瓔珞。且有石池石盆之異。奮身銳下。幾如鄧艾度陰平。逾二刻始
出。為縷迷勝槩。如聞說江瑤柱。津津齒頰而已矣。返洞霄。具午餐。遂出九鎮。循南湖
至餘杭。下舟已旁晚矣。是役也。往返祇六日。獲遊二大名勝。雖未能罄其底蘊。然大
勢已瞭然指掌。蓋天目以雄勝。洞霄以幽勝。天目彌山巨木。洞霄彌山脩竹。與西洞
庭之彌山老梅。周遭各數十里。誠寰宇之大觀。畢生所罕觀也。又得勝侶偕遊。天時
助順。尤遭逢之難必者。奚待異崑邱登閭苑而後為快也哉。

戴先生行狀

洪榜

先生姓戴諱震字慎修一字東原戴氏自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曰安有子曰顏由饒州樂平遷歙州葬母於歙之黃墩小練源廬於墓側稱孝隱先生卒葬休寧隆阜因家焉世為休寧人先生為嫡長宗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乾隆某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庫全書纂修官三十九年奉旨得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四十年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四十二年五月辛卯卒於官享年五十有五先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生十歲乃能言就傳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十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子朱子所注云爾即問于朱子何時人也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也曰東周又問宋去周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又問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先生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先生意每不釋然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先生大好其書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擇求考究一字之義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為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

舉其詞無遺。時先生年十六七矣。隨父文林公客江西南豐。就近課學童於邵武。又一年。於經學益進。先生以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數之。鉅細畢究。本末兼察。信而有徵。合諸至道而不留餘議。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列星之所以運行。則揜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闕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為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尚書繫之季秋。繫仲康肇位四海。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為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為夏正十月。春秋傳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偽。辨箋解之得失。決魯麻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攻工之器。不知因文而推其制。不知禽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詰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縱宜辨。魏有孫叔然。叔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準望用勻股。西域易名三角八綫。而正

弦比例之根。生於勾股。則勾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勾股。雖深明西人之法者。咸昧其由來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有此數事。先生日夜孳孳。蒐集比勘。凡天文。麻算。推步之法。測望之方。宮室。衣服之制。鳥獸。蟲魚。草木之名。狀音和聲。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鎮郡縣。相沿改革之由。少廣旁要之率。鍾竇管律之術。靡不悉心討索。知不可以雷同勦說。瞻涉皮傳。因悟聖人之道。如繩之絲。如臬之樹。苟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立矣。先生病夫後之治經者。依於傳文。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以此治經。失不知為不知之意。苟立一說。則徒增一惑。即起一辨。使後之學者。不勝其勞。因取其說之易曉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大者。遠者。治經益疏。而去道益遠。故嘗以為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義理。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為文章。咸知文之為末。道之為本。欲因文以求進。據乎道而被之於文。其於道也。亦有得有不得。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眾流之小。然而未跨其巔。未涉其涯。故其所得。終於藝也。而非道也。聖人之道。在六經。

漢儒窮其制數。宋儒窮其義理。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根柢之以為文章。若分途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器之不明。於古人之文章。多有不省者矣。文辭之不達者。所謂義理固一已之義理。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先生之為學。自其蚤歲。稽古綜核。博文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適於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入人心最深者。辭而闕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蓋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先生之自邵武歸也。年甫二十。同縣程中允洵。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魏科碩輔。誠不足言。先生家極貧。無以為業。至是始為科舉文。窮幽極渺。於有明以來。尤愛西安四子。江西五家。所傳遺藁。每有所作。意既異曲。詞復超遠。淺學讀之。茫如。或相與非笑之。同族戴長源先生瀚。以此名於時。家於江寧。文林公因往江寧。命先生步隨。以從。就詣長源先生。至一見。叩其所學。曰。當今無此人也。吾誠不能有所益。因館於其家。今與諸子圍棋談說。不闕以文事。既月餘。一日取案上檀弓。令先生口講其義。先生每講終一節。未嘗不稱善。因命題令為時義一通。先生援筆立成。大加嗟賞。翼日謂文林公曰。是子誠不能限其所至。今歸矣。所業甚精。可無以示人。先生自江寧歸。溧安方蔡如先生。掌教紫陽書院。一見先生文。深折服。謂已所不及。繼而嘆曰。今之徐子卿也。同學

者請曰。若某某句其可通耶。方先生指而示之曰。是出某經某史。顧若未讀耳。因言其命意之精。同學者駭歎。由是稍稍知先生之能文。時郡守何公。常以月某延郡之名人宿學。論講經義於書院之懷古堂。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歸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學。就正焉。江先生見其成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麻具中數事問先生曰。吾有所疑。十餘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為剖析比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嘆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及也。先生同志密友。郡人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六七君。日從江先生。方先生從容質疑問難。蓋先生麻律聲韻之學。亦江先生有以發之也。先生學日進而過日。益窮。年近三十。乃補縣學生。用是絕志舉子業。曾由惠著述。家屢空。而勵志愈專。所為考工記圖。屈原賦注。勾股割圓記。諸書。皆成於是時矣。有傳其書至浙中者。天台少宗伯齊公。召南見之曰。曠世才也。喜嘆不絕於口。由是江之南北。稍稍知先生名。東吳惠定宇先生棟。自其家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漢經師以來。賈馬鄭服諸儒。敬失遺落。幾不傳於今者。旁按廣摭。裒集成書。謂之古義。從學之士甚眾。先生於乾隆乙亥歲。北上京師。見惠於揚州。一見訂交。嘉定光祿王君鳴盛。嘗言曰。方今學者。斷推兩先生。惠君之治經。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

亦無以為是。王君博雅君子。故言云然。其言先生之學。期於求是。亦不易之論。先生之始至京師。當時館閣諸公。今光祿卿嘉定王君鳴盛。今學士嘉定錢君大昕。大興朱君筠。河間紀君昀。餘姚盧君文昭。今大理卿青浦王君昶。皆折節交先生。大司寇秦文恭公。方為少宗伯。編纂五禮通考。延先生邸舍。就與商榷。其所採摭先生各經之說甚多。先生因出其笥中所藏江先生推步法解一書。以示秦公。秦公取全書載入焉。先生因盡言江先生之學於秦公。後江先生卒。先生狀其行實。及著書卷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檄取江先生書。上之於朝。亦由先生力為表揚之也。先生以乾隆壬午科。舉於鄉。會試屢黜於有司。往來教授燕晉間。先生精博於輿地之學。嘗謂古今遷移不可究詰。治斯學者。因川原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由山鎮之陰陽。水行所逕過。知州郡之沿革。遷徙。大凡水之上流。川出於兩山之間。歷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行而土疏斥。不數歲。輒遷徙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為難考。先生屢應志局之聘。文書圖冊。雜錯糾紛於前。先生披圖覽冊。有謬誤。即圖上批示。令再圖以進。戶吏始不服。及親履其地。果如先生言。無不驚嘆以為神。其治事精敏。類如此。後魏鄴道元水經注一書。流傳至今。經注涸清。前後錯簡。文章家以為撮拾辭采之書而已。先生究心於是者。八九年。尋

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條貫。而是書遂為考
與地家通用之書。先生治是書。將卒業。會朝廷開四庫全書館。奉召與為纂修。
先生於永樂大典。敬篇內。因得見鄒氏自序。又獲增益數事。館臣即以是屬校正。上
其書。詔允刊行焉。先生以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治經之士。所當
知。故自其早歲。以名家論。多前人所未發。周髀之書。雖傳於今。麻家不能通其用。有
正北極及北極旋璣之名。有七衡六間。冬至日當外衡。夏至當內衡。春秋分當中衡
之規。法釋周髀者。數家未解北極旋璣何指。而虞夏書之旋璣注。徒以為可旋轉曰
璣。不得其本象。先生以為所謂正北極者。今之赤道極也。所謂北極旋璣者。今之黃
道極也。赤道極為左旋之樞。黃道極為右旋之樞。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
極。赤道極不動。黃道極每晝夜左旋環繞之。而過一度。每一歲而周四游。故周髀謂
赤道極曰正北極。而黃道極無其名。取諸測器之名。命之用。是知唐虞時設璇璣環
轉於中。擬夫黃道極者也。先生此論。匪惟得周髀之解。並以見古璇璣玉衡之遺制。
其在館也。屬校周髀經。先生悉心正其謬舛。補圖以進。亦得旨刊行。先生又於永
樂大典內。得九章五曹算經。凡七種。自通人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以算名
家。未之獲見。先生則正其補脫。審知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補之以進。亦得旨

刊行。皆有御製詩冠其卷首。而古書之晦者以顯。而周官九數之學益明。先生嘗謂漢經師康成鄭氏之學。集眾家之大成。俾六藝散而復聚。魏晉而後。雖王肅虞翻之流。時加駁難。而學者宗之。比於周孔。自唐義疏之行。鄭所注周易尚書乃亡。今所存者。獨三禮法。毛詩箋。而三禮注尤精博。謂當與禮經並行。如春秋之有三傳。先生留心於是書者數十年。會編校唐人李如圭儀禮集釋。其書全載鄭氏原注。因校李書。即攷定鄭法。實可為此經定本。而禮記周官經亦以次定正焉。又嘗以為古者小學一家。列於六藝之末。今所存者。獨爾雅方言說文解字數家。方言之書。迄無善本。先生受是書。校之。正其舛謬。漏略。採摭羣書。以為考證。幾及萬言。先生之校方言也。已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勦定不倦。是書及大戴記校已畢。未及上。而先生已卒矣。先生所著書。今文尚書經二卷。毛詩補注一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考工記圖二卷。大學補句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聲韻考四卷。聲類表四卷。句股割圓記三卷。屏問四卷。經說四卷。屈原賦注一卷。通釋一卷。音義一卷。經史纂算一卷。氣穴記一卷。藏府象經論四卷。算法贅言四卷。文集四卷。制藝一卷。先生嘗為七經小記之書。凡經中訓詁制度象數水地諸事。以及天人之道。經之大訓。皆比類合義。具其端委。論其指歸。俾學者因是以求六經用力約而功多。書未竟。成者

原象一卷。原善一卷。學禮篇一卷。水地記三十卷。卒之前數月。手自整理所著書。命
子爲錄。亦未及竟。先生以爲釋道自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
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異氏尚無欲。君子尚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
爲治。君子強恕以去私。而學問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其心。必發於
其事。私者逞已以縱欲。無良而憊。不畏明。無私矣。尚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情事。以
其意見。信爲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
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微於
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微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
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微於巧與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
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
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
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
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過欲之害。甚於防川。
絕情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血氣。而其問學也。養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
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

言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偏。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懼。去偽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為學。以道為統。以心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此原善之書。所以作也。其論治以富民為本。於漢書所云。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祠。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未嘗言不三復斯言也。於史記尤喜張釋之。馮唐。汲黯。鄭當時。列傳。有味乎其言之。事親至孝。夫婦躬操井臼。酒漿飲食。親自進之。文林公性方嚴。先生怡怡孺慕。曲得其歡。先生之奉。召入京也。文林公攜家至邸舍。居一年。思歸。先生欲留不可。自是未嘗一日不願歸也。疾累月不愈。亦冀纂修事將畢。當得請以行。凡書籍之類。皆已緘。滕矣。治家和而有法。嘗言子弟有小過。當立加斥責。至有大過。當微示以意。訂顯揭之。令不可為人。則自棄於惡矣。所謂中也。棄不中也。行已嚴介。然不為矯激之行。謀人之事。惟恐其不忠。揚人之善。如恐其不及。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為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羣書。而不事馳騁。有所請各如其量。以會之。未嘗不有所得也。其學雖未設施於時。既歿其

言立所謂不朽者與娶某氏。封瑤人子一人中女一人。許嫁戶部主事曲阜孔君繼。函次子廣某。洪榜兄弟得交先生。凡先生之行事緒論。蓋得其大略焉。中立將以某月歸葬於某鄉之某原。謹書家世行業及論著之大凡。以求志於作者。辭繁而不敢秘。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交難論

沈亦然

嗚呼。交非難。交而能久之為難也。久非難。久而能忘。爾我之為難也。夫久何以難。其乍慕而合者。用情必銳。用情而銳者。情盡必遷。故方其固結也。膠漆不足喻。及其離也。豈必大故哉。一言之愆。一動之失。而絕交之書已作矣。忘爾我何以難。交久則情固。情固則必相責。以所難。偶不能一。則曰。吾之情亦厚矣。某事則惟吾。某事亦惟吾。吾何薄於彼。而區區者。遂吾新耶。一則曰。彼於吾固厚也。然某事吾報之。某事吾有待而報之。而不意望臣若是之深也。由是思之不已。則發於言。發於言而從而讒之者。又兩傳其溢詞。而絕交之書又作矣。嗚呼。斯二者。吾嘗自擊且身遇之矣。未嘗不太息流涕。而日夜思所以免之者。不得。今則得其道矣。求久者奈何。莫如擇交。而善用其情。其始也。毋為人之所不能為。其後也。毋為人之所不肯為。而情乃長矣。忘爾我者奈何。莫如用情者能忘其用情。受情者能忘用情者之不忘其用情。蓋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思其所厚而置其所薄。則天下豈有隙末之歎哉。然而知之者蓋寡矣。嗚呼。

高鳳詔傳

高鳳詔。字麗江。一字心齋。余友上舍。觀海仲子也。兒時遲重不好弄。既就外傳。即能

自為程督。故卓然早成年十九入山陰縣學。旋以高等補增廣生。潛心經籍。口讀手錄。歷寒暑不衰。已而慨然曰。父兄皆勤劬治生。我願安坐書堆中可乎。遂稍教讀。相與裁濶狹。往往而中。然出入必記法。洗手不肯私一錢。家固有閒田三十畝。名之曰生員田。子孫中有遊庠者。與之。若獨辭不受。曰。吾方媿坐食累父兄。奈何又擁此私養。父避之。弗強也。鳳詔先世皆家山陰。大父士植始遷於杭。至是購地庀材。大營宗祠。鳳詔咨稟教飭。夜與諸弟讀書其中。晝則提論工匠。尋尺斷度。中程式則已。未嘗過為苛矯。故人不致欺。亦卒無怨之者。甲寅登賢書。賀客結轡獨陽陽如平時。及隨計裝齋甚薄。曰。吾不忍妄用錙銖以負兄弟也。入都館。父執吳太史錫麒寓齋。略一酬應。即鍵戶治舉業。就政於太史。太史亦以故人子。指示無所隱。及春闈報罷。夷然無歸志。益肆力詞賦。磨龍香浸漉。日開月益。太史恒賞歎不置。性畏暑。歌場酒地。雖強之不赴。或叩其故。輒手一編示之。曰。宇宙奇觀盡在是矣。吾安能以彼易此。有勸其從輩下諸公遊者。曰。一介之士。臭味尚有差池。况名位懸隔。而欲扳緣耶。以是居京師歲餘。街市中罕有見其踪跡。間有折官位輩行。頗訂交者。不為崖岸。亦不為翕翕熱人。以是益重之。丙辰再下第。即日與其徒孝廉某脂車而南。途次得熱疾。至清江浦。醫曰。此疹也。法當下。會其徒以方中柴胡重為減去大半。服一劑無效。而止。然猶未

甚劇也。過吳門日。尚談笑啜粥如平時。明日至烏戍。疾遽篤。家婦訪醫。已不能言。語矣。過練市五里而歿。疑是日天氣驟熱。逢底鬱蒸。必為氣所中。而舟中人竟無一念及者。悲夫。聞疾初作時。車過陰平。忽指謂其僕曰。各大人遣輿馬迎我。汝奈何不往辭。僕周視無睹也。以為謔。妾應之。已而又曰。雖去終當來。至是竟不起。鳳詔洪量寬中。能容人過。然歲無怒色。厲聲然。律已甚嚴。尤以不欺為先。嘗掃墓山陰。舟次市。菽乳羸其二。曰。是必誤也。急持還之。其存心率皆類此。春秋僅三十有六。子四人。某。某女一人。

論曰。乃如之人。而飛不盡翰。歿非首邱。天乎酷矣。然聞其死也。自宗族交遊鄉黨。下及乎僮僕媪婢。或泣或歎。莫不譁然於報施之爽。豈矯情飾詐者能得此於人哉。子與氏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彼無行而壽且貴者。吾不知相較果孰多也。

蔡鵬傳

鵬姓蔡。字乘南。一字柳堂。世居紹興之蕭山。父某。始遷於杭。鵬秉質敦厚。兒時即矜重。不戲。長喜讀書。為文章。必揆於繩墨。不如是不慙也。已而戰藝數不利。外內陰又傾。遂舍去。居賈區。以世其業。然不專事心計。暇即手一編。於諸書多所涉獵。時與鵬為深友者。余之外。則有胡應煌。高觀海。屠國用。潘世鼎。吳錫麒。朱應登。數君子。更相

過從風雨不輟時出其所為詩文鵬咸為評論之各如其瑕瑜有縱史其復理舊業者。鵬笑而不會。鵬於酒為大戶。每當分曹角勝。恒先自引滿。連舉數十觥。眾人或頽唐號。鵬獨視以醒眼。故一歲無慮數十會。終不見其有心。迷舌出時。天性尤友愛。以弟某體素弱。雖為家督。讓逸任幼。怙怙之色。悉由於中。衣食務自刻削。不喜為嬉嬉之費。至義所當為。及踏門以急告者。發橐無少怯。故門內外之譽。日藹。鵬為乾隆辛丑。余隨牒畿輔。遂與鵬別。別十一年。歸鵬豪情逸氣。不減曩昔。諸子咸翩翩矯翮矣。謂余曰。君海舶抵涯。淡耶。余亦謂曰。君嘆度入佳境耶。旗亭湖舫。相得益歡。遂以姊之季女歸鵬。第三子。惜余僑居異縣。歲不過四五見。見時未嘗不以此為恨耳。鵬尋以家庭多故。多愁。數羣居。則向隅獨居。若敗魄向之。所謂豪情逸氣。銷磨殆盡。不數年。竟以是得疾不起。悲哉。方鵬在拂逆時。有旁支墳墓。為人侵削。鵬曰。此豈忍坐視耶。即糾合族人。悉復其故。為修墓立石而去。又從母無子。依其女之墳。墳貧乏不能養。鵬以曠宅數椽居之。月奉薪金。殁復為營葬。殮其好義之心。固不以境當異也。人以此是夢多之年。五十有八。配周氏。先鵬歿。子四人。某某皆娶某氏出。論曰。讀書不成名。而友明知其能文。貨殖不致富。而友明知其好義。感德不中壽。而友朋知其得疾之由。蔡君者。又何媿乎。

銀查子傳

銀查子姓沈氏諱鶴齡字海壽德清縣之新市鎮人予共五世祖兄也嘗慕張翥查入斗牛事故又號銀查子幼不慧日請書三四行引喉呬唔頸面盡赤及掩卷卒不能誦一字好以片紙置書下作繪事貽同塾兒畫人人肖畫蟲鳥蟲鳥肖師見之咸以夏楚弗止也後移家杭州悅寫貌者陳蒼霖遂往受業陳故擅名久初以為庸弟子耳已而漸奇之期年後遂不勝術夫人之泣既卒業不敢自炫驚曰奈何奪吾師衣食耶間為戚友所黷始一展技尤善臨摹古人仙佛神鬼士女及龍虎鸞鶴之屬氣韻骨法落筆成真或自出機軸亦深得古人妙意以是出藍之譽日起益愀然不自安去遊嘉禾姑蘇兩郡間所至輒爭致然不受迫促一圖或數年不成有欲速就者給之去閉深齋中而扁其外戶焚香淪茗飲饌惟所欲多陳列名畫佳硯其摩挲贊歎者即奉為潤筆資然後伺閒語之初甚絕然既知不可出遂留二三日為成之而去性好遊稅駕地必窮極佳勝衣履喜奇古不久即棄去更為之故所得緣手盡至老不解治生產有金陵富人某挾萬金來新市貿絲耳銀查子名因所主者延之往儀節頓潤略中作設飯又不具賓主禮銀查子怒推案而起曰來來爾貌不敵一駿驥願欲畫工我耶又讓所主者曰君誤我今筆墨數十日息遂袖所畫紙趨出

明日富人款門謝禮益恭。銀查子卒不顧。居間者請以多金畢繪事。笑曰：吾安用此。倘來物雖然留之，祇穢吾屋。姑取而頭，徒身不可得也。富人雖媿怒，卒陰喝不敢出一語。遂巡持所畫紙去。銀查子以是益厭為人畫。乾隆甲辰，予今直隸之南宮縣。銀查子欣然攜琴硯而北。是時別六七年矣。洗塵掃榻相對極歡。每飯罷出囊中硯材磨琢之，或鼓琴一曲，怡然自遠。聞為余佐理碎事，事亦竟辦。會有以銀查子名聞上將及鄰郡縣，咸致書予，俾勸駕。銀查子曰：一富兒尚辱我，况青油幕下面孔耶。竟不往。予改豐潤令。豐潤饒山水，銀查子時跨款段出遊，遇幽奧險峻處，輒攀捫而登，東望遼海，西顧田盤諸山，竟日忘返。又數往京師詣小市，覓古畫硯，亦時有所得。庚戌，予自大城引疾還，買屋新市，兩家相距數十武。朝夕過從，不異嚆藟。語及北遊，尚悠然神往，有勸其重理舊業者，曰：少壯尚不堪，况視已茫茫乎。或有如前所云，給之亦一笑而已。丙辰秋，右體忽不仁，卧牀第久，性益下急，時欲引刀自刺，曰：方恨不能乘查泛天河，乃使我至此極耶。竟鬱鬱死。時丁巳六月八日也。銀查子天性放曠，凡人世境遇之豐嗇，子孫之賢不肖，舉不復在念。口喃喃如不能語，又善忘，有詢其年者，輒瞪目不能合，相狎者以是為戲笑。及其含毫，裁墨，心靈手敏，古畫過目終身不忘。與其人殊不類異矣。昆弟間最稱雍睦，家事皆兄鳳翔肩之。故雖生產不治，卒以

成其效。曠云年五十有六。娶丁氏。子四人。孫二人。

論曰。業於畫而去富貴也。若然。母乃欲贏而惡買乎。然不如是。銀查子亦一凡畫工已耳。惜其生平所作不自收拾。又往往不著款。數十年後。寧尚有知之者耶。悲夫。

南宋論

莊旻

復讐之義。天子與士庶異。士庶所有者。一人之身。而天子所有者。天下。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讐復而天下亡。則當隱忍顧忌。而不敢以輕試。宋與遼並建國。逮其後。宋且憤夫歲幣之日增。十六州之陷沒。盟女真於海上。舉兵而攻遼。遼滅而有靖康之禍。後宋再造東南。爭天下者。獨有完顏氏。而蒙古部落晚出。與之苦戰數十年。最後宋夾攻而分其地。宋因之以亡。夫前宋於遼。非有積怨深怒。然猶欲翦滅朝食。況乎毀壞我宗廟。播遷我國家。俘係我人民者乎。又況乎覆巢完卵之餘。卧新嘗膽之際。不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乎。然則為南宋者。殆於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雖亡國無罪。余謂不然。今有人焉。父為仇所殺。偕仇入山而遇虎。徒手搏仇。而虎乘其後。仇必死。已亦必不免。欲復讐而必亡其身。以為殉。且猶未可。而況亡天下乎。南宋者。肉完顏氏以肥蒙古而已。為之腊也。當其時。完顏氏近而弱。蒙古遠而強。完顏氏亡必及宋。故自國體論之。宋之讐。自國勢論之。宋之助。一旦有急。將舉國而救之。不暇。而何有於伐。自古未有滅鄰以益敵。而不隨之亡者也。虞之於虢。吳之於蜀。南宋之於完顏氏。皆相依以為國。吳不力援而亡于晉。虞假道而亡于晉。最下如南宋。是猶遇盜者。引刀自斷其臂。而求自存也。不亦愚乎。或曰。孝子之復讐也。不恤其身。

完顏氏亡。宋敢愛其天下。此又不然。彼南宋者。豈真念徽欽北狩之辱。慷慨誓師。若吳夫差之立庭。唐莊宗之囊天。冒死亡而不顧者乎。徒欲得地以為富耳。不知前宋之攻遼。女真既舉燕之子女玉帛。職官富室。席卷而東。僅得空城而無所用。南宋曾不此之鑒。內竭甲兵財賦之力。外徹藩籬犄角之固。荆襄圍鄂。渚警巴蜀。隘不旋踵。而魚爛瓦解。而其君方以琴酒自娛。彼報仇恤恥為志者。固如是其泄泄乎。而不且以亡完顏氏為失計。而悔於厥心乎。然則為南宋者。宜何為而可。必當尋完顏氏之好。絕蒙古之請。固守其疆圉。而修明其政教。輯和其上下。十年之後。二國可折筆而下也。嗚呼。此帝王復讐之義也。

徐孝子傳

孝子徐驥。蘭溪人。父思皇。邑諸生。母鄭氏。有三兄。其二早亡。一痼疾。七歲失父。及長。有巧思。其俗設祭。每刻楮作魚龍花鳥。置盆盞間。驥為之工。不與他人等。以是鄉鄰報賽。輒多得錢。市肥鮮以奉母。必損值以告。俾食而安之。已常蔬食。弗之共也。母疾。禱於神。剖左肱和藥。以進。疾良已。母歿。葬費麓山下。乃築及肩之牆。度木為覆。以柩草。上漏下濕。非人所居。迅雷大風雨。則終夜起立。篝火燭之。蟻蚋即且之。屬累累也。時見雄虺。猛獸近墓。輒避去。旁近人或來與語。必諄諄勸其為善。久而化之。木稼既

熟周數里不設守望。歲時有攜菜茹拜贖父母墓者。因以遺贖贖弗受。即傾筐而去。贖嘗掘地作潭。汲水人稱為孝子潭云。邑令左君聞之。乃詣墓所。揖贖出。為沐浴。易衣。導以儀仗。鼓吹。觀者如堵。牆。贖猶不欲去。號哭乃行。左君使從書院肄業。歲給麥八石。佐其焚膏。及左君歿。而邑人為立祠書院之東。偏贖晨起必拜木主。退而詣其師。入室問安否。以為常。其為人樸誠。不妄語。乾隆二十八年。余遊蘭溪。院長姜炳璋告予如是。其時贖年三十有三。未娶。同學之士將為之謀。似續焉。炳璋又曰。贖曾祖介昂。曾祖妣余氏。年二十而寡。攜其子依母家以居。為諸嫂執爨。終歲勤苦。未三十而僂。偻如老婦。兒年十三。復攜之以歸。歲大穰。哭曰。天乎。與兒俱死矣。夜夢神語之曰。有雞可賣。何泣為。詰朝視。姘桀無雞也。見藉牀草在門後。試屈折之。死然雞也。悟曰。此豈可賣耶。復翦紙為冠。距。傅之翼。命兒攜以適市。人競取之。一雞得三錢。母子藉以俱飽。炳璋作母有雞詩曰。阿母饑餓兒啼。兒母啼。母有雞。有雞無饑神告之。母青年貌若媪。索雞不見雞。乃見藉牀草。屈作雞形。翦紙翎與爪。一雞三青蚨。百雞一東橐。雞乎雞乎。饑母飽。母有曾孫。其名曰贖。三年藉草。二親墓旁。白日暗黃墟。雞聲號曉霜。一門節與孝。千秋揚其芳。炳璋乾隆甲戌進士。象山人。

論曰。割股之不得施。自明祖始也。雖然。子之事親。與臣之事君。其義一也。事君以殺

身為成仁事親乃以殺身為不孝不亦慎乎至於廬墓則每謂其近名夫世不乏好名之人然予自少至老耳目所及如麟者殆未之有則又何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乃聞人之孝而擬之議之甚者從而疑之此其天性居何等哉。

文學邵君墓誌銘

乾隆四十九年甘肅逆回田五寇通渭文學邵君倡議集士民固守城陷死之後十有六年當嘉慶五年吾友蜀人張夔龍告余曰邵君之死踰年而執事宰咸寧既請於憲府表其閭矣墓在縣西之仁牧原迄今未有銘其幽者願終惠之余應曰諾君諱如椿字莊園浙江紹興人考南之挾申韓之術遊陝西最久君遂占籍咸寧補弟子員而食餼焉家貧苦君能世其父業攜孳就通渭知縣之聘其年五月田五自鹽城南竄距縣城信宿而近謀者以告知縣將逃君曰子宰一邑而使城中生聚皆陷於賊其可乎且逃則死於法守則死於賊與死於法寧死於賊耳縣令許諾然惟怯不任事君乃立於門閭袒而大呼曰好男子當從我守城殺賊俄傾應者數千人乃令壯者執刀矛老弱運甓石並集城上而身率猶子曾燮登西墉以當賊衝十一日賊至城下城垣庫薄又倉卒不能具火器賊蟻附而上君手短刃格鬪良久不支被執見賊方屠戮乃曰首議守城者是我也何多殺他人為賊遂斫額抗耳斷頤洞腰

腹剝左右臂。凡十三創。而曾變奮力捍衛。君亦被十一創。借君罵不絕口。以死。君死年四十一。曾變年十八。知縣匿旁舍。得免。事定。逮入都。以失陷城池論如律。夫知縣當死而不死。君可以無死。乃不忍守陴者多死而已。獨不死。然卒同歸於死。先後持蚤莫聞耳。一則與日月爭光。一則不免於伏歐刀都市。士大夫不幸而遭禍變。可以知所自處矣。君性穎異。父教之甚嚴。益自刻苦奮勵。有聲庠序。知華州潘時選。知蒲城縣葉藩。咸嗟異其才。延致幕下。居父喪。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其忠孝純備。自性生也。娶諸氏。生女適張興治。即張夔龍之子也。再娶余氏。生次女。在室。城破後。一日。大兵至。賊逼余氏。年二十有二。匍匐屍間。得君及曾變之體。沐浴具棺殮。號哭隨之。哀動行路。立孤不育。故鄉遠不可歸。乃攜次女依長女比屋以居。紡織績食。鄰里稱女宗焉。惟君死事之烈。應銘法。乃為之辭曰。

衣蓬冠進綴綴。然居恒緩服以儒傳。臨事髮植忘軀。舞曲踊距。雖直無前。一呼壯夫。爭摩肩。亦有楚倪相後先。登陴而守。何暇墜下。視蜂蟻善撲。緣雲壓堞。虹飲川。樓櫓拉雜。隨飛燼。城亡與亡。寧獨全體為質的。葦艾錡猶子。未遠舞象年。迺奮折刃。張空券。適中大創。身棄捐。鬼雄相持。上訴天。積骸解。辨取終幅。纏髮而行。哭祀婦賢。潔比霜玉。慰下泉。素漉東注。高其壙。元堂之安。永無遷。有過此者。必式焉。

送大兄含章赴銓序

牟願相

叔兄含章氏將赴選京師。過萊蕪留數十日。與余語。每夜半不休。予曰。兄以戊戌成進士。且十年。今莅民有日矣。古之為令者。其所設施。或與今之世不同。而吾先人有莅民之責者。去今未遠。可效可師。吾始祖為棲霞主簿。祠名宦。吾八世祖令宜陽。後遷真定。司馬祠名宦。吾高祖為南宮令。亦祠名宦。自兄而上。吾本支之祖莅民者三世。皆有政績。使其民尸祝而社稷之。吾先人既以德感民。民稱其賢。兄今繼之。又賢也。家聲之振於兄焉。是望抑吾卒氏之施於人何遠哉。自吾兄數年來。北至燕南至吳楚。西南至於黔。所見所聞。稱循良吏有幾。貪墨而害於民有幾。拙者有幾。巧宦者有幾也。今人動言令難為。然吾觀今之居官者。熟於世故。工語言。或不免得過而清。廉才幹之員。不能逢迎而拔起。至大官。往往而有也。未可以為難也。夫人受百里命。不能獨治。必資乎人。然任人之過。與自任之過。其弊雖均。如是而求政平訟理也難矣。一行作吏。固不若平昔家居。與諸兄弟朋友及里黨之人相周旋。偶有失當。無大利害也。兄曰。然於其行也。錄之以為序。

書倭朝宗額吏胥策後

漢以前。吏胥士也。卿大夫多出焉。其人自愛而重犯法。以是吏胥貴。唐宋以來。士其

業者不為吏胥。為吏胥者。則市井奸猾。巨家奴僕。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賤。吏胥既賤。為之者皆甘心自棄於惡行。已若狗彘。噉人若虎狼。以是吏胥橫。吏胥日橫。其勢足以攫財貨。快恩仇。因而向之士其業者。稍慕而為之。既而縉紳之族。不肖者亦復為之。縉紳之族。為吏胥。雖甚不肖。不可得而攬。縉紳者。仍兄之弟之。伯叔父之祖之。其異姓。仍中表之外表之。與之抗禮。與縉紳所與抗禮。媼親而吏胥者也。久之。凡吏胥。雖不為媼。媼皆得與縉紳抗禮。以是吏胥大。

林氏烈女傳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義不從乎夫也。曾子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服可除。是不尤人以嫁也。然則女未嫁。夫死不改適。與死其夫。其非禮之中。與林氏棲霞人。幼字同邑趙光南。歸有日矣。今年正月二日。而光南死。家人秘其事。不為私語。女慨然曰。無誰我。我不負彼趙氏。誓必往。所謂不改適者耶。女志既堅。父母不能禁。遂以四月某日。送之趙氏之門。登堂拜姑。躬自操作。問家事甚悉。姑憐其賢。不知其將死也。泣曰。兒子亡。自是吾命。吾痛婦耳。日暮。姑與女同榻。寢夜半。心動。起視女。縊死矣。嗚呼。此所謂女未嫁為

其夫死者哉。人情莫不貪生惡死。戀父母。古烈婦不然。妃匹之愛。至以身殉。彼有所不得已耳。林氏女道也。其亦有不得已如古烈婦者歟。故曰。非禮之中。雖然。禮言女未嫁夫死。既葬而除服。不尤人以嫁也。而固未言女未嫁夫死不改適與死其夫者之為非。則是女未嫁夫死不改適與死其夫。亦聖人之所不禁也。聖人制禮不以難能者責人。林氏能人之所難能者。與殷之亡也。比干為宗臣以諫死。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未為臣也而亦死。伯夷叔齊可以不死者也。林氏死趙夷齊死殷。將母同女。年二十有二。其死則四月十四日也。

贊曰。女不幸未嫁而夫亡。夷然而處曰。合於宜。慨然而殉曰。過於奇。是固然矣。然與過而薄。薄過而厚。生不識其夫。死而為之婦。不見某里之原高三尺者。為林氏烈女之墳耶。

汪訥菴漱霞軒詩鈔序

潘亦雋

新安絲潭汪與大阜潘世為婚姻。余少時即耳訥菴名。雖為中表親。以未識面為恨。歲癸巳訥菴來京師。因得晤於陶然亭。酒闌出所為詩誦之。由是心折。往來無間焉。繼訥菴官戶部員外郎。遷工部郎中。數年飄然賦遂初。不復出。絲潭故歛中山水勝處。訥菴家世鼎盛。又素有園亭池館。清華明瑟。可棲可遊。日與二三同志觴詠其中。四方賢士聞之。無不仰羨。以為知足知止。有古人情退之風。而訥菴之學日益富。詩日益深造。不可窺其津涯矣。余嘗以為天之於人。有所豐必有所嗇。予齒去角。不可得兼人之精神。亦必有所棄而乃可以專於所取。訥菴居京師。既以交於賢士大夫。為樂。退而居於鄉。復以山水文字自娛。於時俗所榮競奔走。惟恐不及者。漠然絕無所撓於懷。宜其詩之吐棄一切。日進於古也。歟。今余亦歸田。而志日衰。學日落。類然坐廢。間有吟詠。祇以自寫其心之所欲言而止。以視訥菴之精深古淡。卓然成家。相去豈可道里計耶。歲三月訥菴自歛寄所著漱霞軒集見示。因敘余與訥菴相知之素。相慕之雅。題其後如此。

嚴道甫詩序

余壬午舉於鄉。江甯嚴道甫亦於是歲應。召試。賜舉人。授中書。與余為同年友。因

得讀其詩。知道甫之於詩深也。歲丙戌試禮部。同號舍。縱談至夜分。道甫曰。詩莫盛於三唐。盛唐尚矣。若滄洲嘉州摩詰東川詩之能品也。杜少陵則神品也。至矣乎。至矣乎。然而得其門戶。專意求之。無慮不自成家。顧吾輩所謂立言不朽者。不第在此耳。時又竊意道甫之來。肯專工於詩也。後余成進士。授中書。於道甫為同官。後輩見道甫之勤於職。寅入申出。日以為常。時委審巨案。襍被宿禁中。或經旬不返舍。又竊意道甫之無暇於為詩也。今道甫逝矣。令子子進來自江寧。出其全集讀之。而後知道甫之詩。卓然必傳於後無疑焉。今之言詩者夥矣。或好摹古之作。若上偶。生氣不存焉。或取齒牙之利。類俳優。古法盡淪焉。或標新領異。失之巧。或怒目張拳。失之霸。如是乎其言詩。果有當於古人之詩否也。今觀道甫之作。氣恬而法密。神清而韻和。其才大不矜才。其氣盛不使氣。讀其詩如見其人。始一代之正聲乎。道甫在軍機。受知於諸城劉文正公最深。文正公歿。因疾遂不復出。以遊覽著述自娛。然則道甫之難進易退。合於古君子之道。所以見重於端人者。更自有在。第以詩言。固未為深於知道甫者歟。道甫著述甚富。子進才懸學博。能世其業。行將次第刊其遺集。問世。道甫蓋不朽矣。

重修吳越廣陵郡王墓記

按史載吳越錢氏既定十三州之地分令諸子守疆土以第六子元璣嘗解姑蘇之厄征戰有功命守蘇州同光二年詔升蘇州為中吳軍授元璣為節度使鎮撫之天福七年封廣陵郡王堯諡宣義子文奉嗣堯諡威顯父子治蘇六十餘年祠墓皆在吳郡橫山一名薦福山稽諸郡志所載相符志稱王儉約鎮靜華理悉張天祐元年置都水營田使疏導諸河歲書大有又按錢氏家譜廣陵威顯皆有傳宋錢景陽有約束墳山疏強浚明有壽聖院碑明黃省曾有南園記俱載廣陵王墓彰彰可考國朝吳中裔孫有顯爵者咸曾展省繼因丁齒日蕃祭產不貲歲久漸形蕪廢嘉慶十六年裔孫鋒偕宗人呈譜大府請建武肅王分祠并祀廣陵威顯以復其舊而廣陵王墓已被匪人盜葬履地勘明雖旁地侵削而正穴石人古蹟未湮爰封樹表石呈請歲時致祀誠盛舉也當五季時中原板蕩干戈雲擾吳越唇齒相依百年康乂惟廣陵威顯之功德鎮撫而保護之禮記祭法言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惟王之功德合於祀典而墓道不修子孫之責也今一旦克復其舊後裔追遠之孝思也賢有司修廢舉墜之威意也然非王保吳越之餘慶不足以致此是不可以無記至墓地修廣塋兆規模並詳錢氏家譜不具述。

錢氏家祠記

皇清康熙四十一年。誥授驍騎將軍廣東春江協副將錢公。以平苗功。升任南韶總兵官。逾年以疾卒於位。歸葬蘇州之虎阜山下。公諱嘉。字麟圖。武肅王二十六世孫也。武肅王當五代干戈雲擾之際。保障十三州。子廣陵王為中吳軍節度使。分守吳會。逮宋受命。闔屬納土歸朝。高宗南渡。復歸於吳。子孫蕃衍。散處吳越者甚眾。寔微漫昌。或顯或晦。維將軍少嫻詩禮。壯習韜鈴。當國初海疆初靖之時。膺干城禦侮之寄。初任江南江北泰州營遊擊。再任福建提標中軍參將。三任廣東春江副將。四任至廣東南韶總兵官。宣力戎行。嘉猷丕著。逢國大慶。登荷恩綸。其所建暨。洵足匹美前人。垂示同極。而廟祀未隆。宗祊未立。無以紀寵錫志前休。孝子慈孫。慙焉憂之。嘉慶十六年歲在辛未。將軍曾孫思九於虎邱千人石南。購地建立家祠。以奉俎豆。春露秋霜。愴悽怵惕之思。於是乎大慰。乙亥秋。日余來祠中。思九之子秀來。出所藏誥軸。及倚劍圖卷見示。祇肅諷誦。想見當日敵愾獻功。矯矯桓桓之概。讀卷中題詠。如自辟疆徐方虎。范秋濤孫松坪。徐健康。查二瞻諸先生。皆與將軍有蘭臭之契。又想見將軍輕裘緩帶。雅歌投壺。儒將之流風餘韻也。秀來勉乎哉。守先人之餘業。述祖德之清芬。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吾願歌楚茨大田之篇。為迎神送神之曲焉。

三泉亭記

虎邱劍池之旁。古木糾蟠。峭石壁立。清泉瀏如。蒼蘚斑如。有明申文定公祠存焉。明當嘉靖之年。執政日滋。公以和平寬裕之才。從容補救。逮乎晚歲。養望林泉。吾鄉稱相業者。有明一代。王文恪公而後。推文定公。後嗣聯翩。皆躋華秩。蓋其所培者厚矣。祠建於萬曆四十五年。公子問卿司理。屬陳眉公為之記。至本朝順治五年。石室僧湛聞謀。佔構訟請於當事。立案給帖勒碑。以記其事。至乾隆丙辰。堂屋圯傾。公裔孫名厚曾者。復出義莊餘力。鼎而新之。因葺三泉亭。小五臺。文昌閣。諸勝。虎邱為遊人徵逐之場。春秋佳日。肩摩襍處。余至其地。每厭山之喧。而愛祠之靜。往往肅拜。麻前。憇息。宇後。仰觀石壁。俯視澄潭。高樹圍簷。遠岫橫黛。耳目為之清。而心神為之曠。流連移晷。恒不知日之夕也。今歲四月。沈子我愚。謀於公之裔孫某。糾同志。即其地。重加修葺。設放生惜字會。公之雲初與鄉之俊彥。習制舉業者。以時肆講於其中。屬余書天下第三泉五字。以誌其勝。復請為之記。余喜公之後裔。能守其遺業。同志之友好。善不倦。亦因以見公所以垂裕後人。而蔭閭黨者。澤甚長也。書其事。勒諸石。庶無忘焉。

歸硯圖記

綬階袁子好學嗜古築室於楓橋之西沿塘藏其先世遺硯名之曰三硯齋青浦王述莽侍郎過之贈以所藏清容居士澄泥硯曰是亦君家物也宜以歸君於是袁子喜甚屬錢塘吳鐵生繪歸硯圖而屬余為之記余觀古之君子帶經而鋤有以田比硯稱硯為田者矣然而田之於人養其身而已硯則以養其心田以貽子孫使之不飢寒而已硯則使之讀書稽古出可以濟世而處可以淑身其大小輕重緩急久暫有非可以道里計者今之人有不能守其田者情然以為憂其戚與友亦喟然為之慨其於硯則弁髦視之即其甚相親相愛之人亦等諸可有可無之數得與失不屑計也今袁子珍其先世之物視侍郎所贈之重若此其重硯也吾知其必有獲於硯也傳曰譬如農夫是穰是莪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可為袁子信之然則袁子之所好視人之所好何如而侍郎之所以贈袁子者又豈僅以毋忘先澤為勗乎哉余亦有硯癖而不能讀書雖有先世所貽之硯等諸石田而不耕為袁子記益增愧焉。

天人篇

張鎰

天之所以成形者。氣為之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氣為之也。人既有是氣。必有主宰。乎是氣者。則心為之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正目而不見其形。傾耳而不聞其聲。而實流行於四肢百骸。而不可遺也。夫以人而視天。氣之至微者也。以至微之氣。而猶有主宰者存。豈太虛之廣遠。大化之幽深。而謂無物焉。以主宰之。無是理也。程子曰。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固非。路遠言妖。如秦西之所述。然陰陽統會之處。造化微妙之所。無臭無聲。必有元精焉。以為之主宰。不可誣也。或曰。然則天人感應之故。皆是主宰者有以察之。故或則培之。而或則覆之也。曰。無庸也。天人一體者也。何以明其然也。三才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形而上者。一理之充周。形而下者。則一氣之融結也。天之所以成形者。是氣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是氣也。氣猶水也。魚之游於江海也。噓吸而吞吐。魚腹之水。即江海之水也。離之而無可離。畫之而無可畫也。其感應之不爽也。理有以相通。即氣有以相觸也。如心之於四肢百骸也。一髮之痛。心必覺之。一肢之癢。心必知之。降祥降殃。是以捷如影響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及之云者。言乎其體之一本也。而人之自絕於天者。見為己之身也。不知其為天之身也。縱嗜欲。蔑禮義。喪志伐性。所以病乎天之身者。無所不至。

在天方憤然以悲。惻然以痛。而彼昏不知。且謂天道亨亨。於我何有也。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聖人於天人之際。三致意焉。蓋欲人知其體之本一耳。不悟其體之為一。而幽獨之中。可以惟我所為。其甚者。遂至為天所絕。而忍降之割。如毒疽潰癰。雖一身之物。亦有時決而去之。不復惜。可不懼哉。

志學篇

程瑤田

學也者。學為人子。學為人臣。學為人弟。學為人友之道也。人之生也。必有以立乎世也。其立乎世也。必有以接乎其人也。人者也者。父子兄弟夫婦。苟在家。毋相離也。朋友則出而日相見者也。至于能仕則事之者。吾君也。苟非學焉。何以能不失歡於父母。何以能翕昆弟而刑於厥妻也。何以能使宗族無間。然而鄉黨有所矜式也。立乎朝廷。何以能致其身。行乎宗廟。何以能相厥事。臨乎眾庶。何以能澤及於所治也。其在於身。出諸口者言也。言之難乎其無擇也。舊矣。施諸事者行也。行之難乎其能敏也。久矣。飲食養吾身者也。衣服飾吾身者也。席有向。衽有趾。安吾身者也。養吾身者。有節焉。學之而後無以飢渴為心害。飾吾身者。有法焉。學之而後無以不衷致身矣。安吾身者。一動一靜。皆非可以苟焉已也。學之而後。威儀能定命。而容止戒必恭也。凡若此者。所接非一人也。所習非一事也。君子之教人也。小成之必七年。大成之必九年。嗚呼。吾見成之者恒少。而不成者恒多也。則不尚志者之過也。誠志學矣。習而安之。久而弗倦。不遷於見異焉。吾知其必能有成也。是故可以出處。可以默語。可以同羣。與可以事君父。可以從今而道古。

項君祠堂碑記

聖人之道無日不旁流於天下。而無動盪之者。則靡焉而不揚。聖人之行。無日不蘊結於人心。而無引觸之者。則鬱焉而不發。夫聖人者。百世之師也。今雖聖人往矣。然而人人仰之。人人宜私淑之。何以天下之人。瞶瞶者多。而聞風興起於百世下者。不少。概見夫子之文章。未嘗不可得聞也。而俗儒口耳之學。轉相授受。義不本於躬行。心得。則亦糟粕秕糠而已矣。故載籍極博。而口講指畫者。之非其人。大者微言。小者碎義。將孰從而聞之。是故識大識小。焉所不學。惟聖人然後可以無常師。春秋之時。孔子以大聖人為之師。而後七十子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即三千之徒。湮沒無所表見。天下至今稱之。說者以為聖教之所成。賈乎尚已。孔子歿。二三子心喪三年。其禮至隆。其情至篤。蓋師之於弟子。實有以裨益於其身心。然後弟子之於師。心悅誠服。尊之而至於沒世不忘也。夫孔子之聖。不可以概凡師。而師弟子之情之禮。則天下之公義也。是故斯禮也。行之聖門。宜其達之天下。後世乃由今觀之。不少概見者。何也。蓋弟子之不能嚴師也久矣。夫先不自嚴也。而欲人嚴之。豈可得乎。項君任田先生。先世父女壻也。吾家城居。方學使者按試吾郡。輒來主吾家。時余方有志於學。往往聞其言論。心契之。以為非徒說經鏗鏗已也。察其行。已不同流俗人之所為。其居家也。鄉黨宗族咸稱焉。庚午舉於鄉。辛巳成進士。官京師。厯任部郎。有聲然不

察察以才能見。當是時。都門咸稱三君子者。先生與焉。在朝九年。余往京時。先生已歸田三年矣。自歸田後。益力學崇德。尤兢兢焉。以樂育英才。成就髦士。為已任望。城面邑。不入不遊。而生徒信從者。日益盛。余自辛卯後。七上公車。已乃司教嘉定。辛亥解組歸。其明年乃與先生相見。蓋睽違者廿又二年。讀先生一幅集。皆與門弟子講學說經之文。精之為盡性至命之旨。顯之為明物察倫之道。通乎禮樂制度之本原。而不遺乎百家羣言之記覽。於此知先生之學之所由成。而因以知先生之教之所由興也。先生講學於其鄉之青士居。從遊者眾。其自遠方來者。皆藏修息游于其地。以為得所依歸也。無何而先生歿矣。山頽木壞之感。門弟子能不悲乎。於是相向飲泣。以言於其孤孀曰。青士居者。先生之所朝夕安焉者也。今雖逝矣。神寧忘此乎。廟先生於此。而立之主。以憑依之。庶幾事死亡如生存。凡吾門弟子。覩其居。以致其心。喪倘亦不失履師之意。與自先生之歿。於今三年矣。請新其門牆。榜之曰項先生祠。先生生於三月。卒於七月。即以春秋生諱日為歲祀之期。門弟子咸來拜先生之主。而釋奠焉。制田收其所入。立祠規以垂永久。塋曰諾。如諸子言。嗚呼。弟子之於師。沒世不忘如此。則先生之於弟子。皆本之躬行。心得以為教。而不同乎流俗人之為者。於今乃見之。繼自今。其必有聞風而興起者。是先生之教思無窮。吾又將於是乎覩。

君子之澤矣。余不文。不足盡先生之德。徇及門諸子之請。乃揚推言之。而條之詩曰。瞻彼巖溪。水清氣厚。鍾秀毓賢。望道肩負。厥道何在。曰有內心。衆庶同賦。息之深深。以人治人。以己治己。聲應氣求。千里一軌。根極性道。積美含光。以時出之。是謂文章。科名榮斯。功業行此。進取何私。退歸誰變。莫前莫後。莫乾莫健。仰宇俯待。乾坤新鮮。天生忠信。十室必有。疇能為師。多術善誘。暨暨項君。奮問如鐘。叩小叩大。待其從容。有來不距。有誨不倦。人塞我通。人通我怍。統義獲心。徐幹有言。舉謂學者。要指不繁。心通先生。志合前哲。教必盡材。施不陵節。明明廟堂。肅肅衆主。釋奠釋菜。交階交戶。嚴師尊道。謂焉不忘。後生小子。視此為坊。

端孝先生行略

端孝先生。其次子文熙。瑤田友也。其孫元賢。瑤田女子婿也。於瑤田為姻丈人行。故知其行最詳。蓋以厚人長德。見信於鄉黨者也。其先數世以孝聞。皆刲股以愈親疾。先生年十五。會母疾。亦刲股和藥以進。已而疾瘳。人皆謂先生之孝。愚夫其愚則固不可及也。愚於至性。而非愚於世情。夫賢愚亦何常之有哉。世之任夸誕。趨勢力。以巧取貨財。釣名位者。人未嘗不目之為智。然其歸何有焉。智之者。在世情。愚之者。在斯民之直道。此先生之行。所以聞其風者。舉將賢之智之。而卒不得而愚之者也。

蓋先生之行。本之於天性。出之以至誠。不欲勿施。終身以之。雖微事親信友。卽片語之諾。細行之所徵。此物此志也。惜乎以處士終。弗見用於世耳。然蘊之為德行。與發之為事業者。豈有異焉。昔者先生拾遺金於路。徘徊路側。廉其人而還之。後二十年。其家傭亦拾遺金。不敢私有。持以白於先生。先生使廉其人還之。傭宜惟利是視者也。而行若此。豈非先生有以化之乎。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吾夫子之言不虛矣。先生不業儒而有儒行。不呻其佔畢。而強識博聞。尤通史事。每舉一端。則名地官勳略無不為。互儒者非不肄業及之也。而或不能如先生。何哉。先生姓江氏。諱世珪。字琅友。號恕堂。歿之日。鄉黨私諡之曰端孝先生。

吳漫公事略

漫公者。情諧而性狷者也。歿之前一夕。思欲一見余。及余至。則目已瞑矣。嗚呼。漫公殆欲余一言以揚推之乎。漫公少時讀書不成。然通六書之義。事之所指。形之所象。與夫形聲會意之趣。轉注假借同異之說。有號為文人者所不能知。而漫公一一知之。由小篆而上溯之。至於大篆古文鐘鼎款識之別於時代者。靡不備觀而盡識焉。既知之矣。又學而能書之。故他人之書由真行而通於隸篆。漫公書則濫觴於篆。繼而巴乃順而據之。於是行楷八分。皆有法度可觀。鑒賞古名人書。兼及碑版真贋。十常

得其八九然家貧必自食其力乃曰雖雖篆刻豈壯夫果不為耶遂肆力於終篆工
摹刻售其技而因以名於時江寧沈君凡民權徽州府同知事以篆刻知名者久有
天下圖書第一之目見漫公所作歎曰藝蓋至此漫公喜將往謁之一日沈君出府
漫公望見之華顛白鬚面斑斑如凍梨乃驟然而哈曰吾觀若長我且三四十年我
如其年藝或當過之遂不復往見其自矜而善謹也如此人無識與不識欲求書屏
障聯額及篆刻者苟見其面舉延之未嘗辭至或數日不歸思歸矣或援而止之則
遂止焉雖絲聯數留之終不拂於人雖已有作務甚急弗顧也於是巨室富家知其
如此以為易致之也冀其一來要之且至於再三往往終年不見其至其家有吉祥
善事賀客滿堂坐中必無漫公人心不同也人性致不一也遇漫公雖至於終末無
或山隙者漫公不求多於人人豈復求多於漫公耶初漫公為汪氏學生子一母既不
能乳兩子而家貧又不能致乳者會吳氏佩蘭翁亦貧家也無子遂抱歸乳之而翁
旋卒母氏青年守節拊之育之俾至於成人母卒格於旌例漫公乃請於郡守徐公
縣令張公並給扁額以褒之合於名律養子從姓之條遂成室於吳娶王氏而先是
漫公所自出之母年老矣思念之因言於吳為娶曹氏已而漫公所同產之兄死有
一子亦相繼而亡於是漫公寢疾自念不能起乃親書遺言付二子士懋士慎而命

士懋承汪氏祀。蓋士懋曹氏所生子也。此所謂亡於禮者之禮。其亦禮之善物矣。夫
余與漫公交垂四十年。而漫公又為吾兒子培句讀師。知漫公性情最詳。故書之。付
其二子。士懋能以家刻。繼漫公學。今其自鐫諸石。以藏於家。漫公名兆傑。字雋千。號
曰漫公云。

國朝文匯乙集卷三十九

李昭德論

李文淵

仕武后之朝而功在唐室者李昭德也。後人皆歸之。歎張以成敗論之耳。后奇凶極虐。殺戮唐宗室不可勝計。其欲立武承嗣久矣。仁傑雖與中宗在東都。東之繼之。遂平大亂。狄張之功不可沒也。然天授二年仁傑嘗同平章事矣。何不進姪不附姑之說。必待復相耶。蓋非昭德恐仁傑未必其能成功也。王慶之請立承嗣為太子。昭德以後命杖殺之。因進姪不為姑立廟之說。而后亦以為然。承嗣專權。昭德密言於后。后曰。吾姪也。故任以心腹。昭德曰。子猶有舅殺其父者。后瞿然。遂罷承嗣政事。觀此二者。昭德之功章章矣。后之歸中宗也。仁傑以母子姑姪之親疏與姪不附姑之說感之也。是說也。非昭德言之於六七年之前者乎。婉言以回其心。陰削承嗣之權。以損其勢。承其後者。其不易為力哉。且仁傑之相。由昭德之殺也。承嗣毀昭德於后。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迨昭德與來俊臣同日棄市。而后始悟前死者之冤。不數月而仁傑復相。夫長壽以前。后重昭德甚於仁傑。俊臣死。仁傑大用。其海殺昭德。豈待問哉。昭德仁傑均直臣也。求昭德而不得。是以任仁傑而無疑。仁傑於斯時。持昭德之說而復行之。其成功若發蒙耳。仁傑昭德皆被俊臣之誣者。生死成敗判然不

同則其命也。昭德之功。掩於狄張而不顯白。而史載於邱愔之言。反有專權任氣之譏。夫邱愔但論其歸美引愆而不能實指其事。中傷之詞也。豈可信哉。豈可信哉。

康對山論

世傳劉瑾篡康海名。欲招致之。弗往。會李夢陽為韓文草疏。劾瑾下獄。瑾將甘心焉。夢陽從獄中出片紙曰。對山教我海。慨然曰。吾何惜一官不救李死耶。即馳詣瑾。夢陽免而海附於瑾焉。世之論者。或借其輕身。或美其為賢者在。予以為皆非也。海蓋欲曲全其名耳。康李名望齊。李不附瑾。至許瑾。康不附瑾。不許瑾乎。李許瑾。瑾殺之。康許瑾。瑾具置之乎。夢陽之禍。特先發焉耳。且夢陽下獄。非對山不能救。假令對山下獄。救之者誰歟。附之則虧名。許之則殺身。康李未有異也。異日畏死而附之。何若附之於救夢陽之一舉。猶可辭於後世耶。此對山之心也。而世於是。卒原之多。其援李之義。而遂薄其附瑾之非。舉當時身後之人。萬口一談。莫發其蘊。則其知計亦雄狡矣哉。或曰。子烏知對山之畏死乎。曰。不畏死。不附劉瑾也。

越女表微錄序

邵晉涵

越女表微錄者。吾友蕭山汪君煥曾承節母之訓。著為錄。以表章同府貞節婦之微。隱者也。先是煥曾奉兩節母家居。微甚。兩節母閱勉劬。錄處之泰然。煥曾益自感奮。漸以學行著于時。具兩節母事狀。白大吏以聞。詔建雙節坊於里。而煥曾亦成進士。光顯矣。曩者節母微時。嘗優述里中節婦志行。其茹苦大致相埒。用自慰煥曾耳。孰焉。既建坊。節母又悲諸婦之同處憂患。而終於泯泯。莫有聞也。煥曾緣母意。先據所知者。白於縣。具冊以俟。纂載縣志。既而推廣之。及於同府。得貞節婦之隱晦者。山陰會稽蕭山餘姚諸暨嵊六縣合計之。約三百餘人。白於院司。許為葺其門。久之。復徵諸上虞新昌。又得若干人。條繫件記。閱八九年。而始克成書。上溯節母辭世之年。已十載有餘矣。余感煥曾哀慕之久。知其錫類之思。愈引而未有既也。曩嘗論女之從一而貞也。與夫子之孝於其親。臣之忠於其君。皆根於天性。而不可移者也。先王知性之相近。而質有厚薄。俗有淳澁。於是。有勸懲之法。驅天下之衆。而為不善者。數勉以為善。成周鄉物之舉。兩漢興考察廉之詔。有志於化民成俗者。恆於斯。屢焉。後世好為議論。自處於偽。而疑人之偽。凡夫閭巷之孝養。竭力與夫。硯硯守一節。而不改者。率慮其非真。其始嚴以待天下之善者。其後習為固然。而寬以待天下之不善

者嗚呼人心風俗之千古若其不以此與節婦旌門之令久而相沿不廢以女子微而不能自遠甚而猶有疑其好名者今以煥曾所錄者觀之長吏所未聞綽楔所未逮子孫陳乞所未及非煥曾嘗卒而表章之幾於鄉里莫舉其姓氏而為節婦者若志沒世而莫悔如是而可疑其好名乎夫好名亦後世所不禁而本於天性者不容偽斷不得疑之為好名錄中所載天下可共信為微隱無名而有待於表章者也則凡節婦之幸而得與於旌者舉不得疑其好名也凡天下之孝睦廉靖者舉不得疑其為偽也彰善舉惡不遺幽微斯化民成俗之要道哉煥曾排纂有法其體例見各門小序讀其書知其所用心矣

張氏垂範集序

將欲愷固翼豫滋大以垂裕於後昆無亦斯正位內外纂善型德以範厥躬乎抑必選徵其繁牒累屬其榮悅之辭而以言為範乎言以喻遠諷俗曷若實積諸躬者範於家範於世為光遠而有耀乎古之人不苟為立言儲深樹厚積之久而言宣焉贈言者亦必誠著其由衷之言堪翊教而徵遠焉是則言克垂範豈不在求躬好修以式啟遠哉湘潭張氏故望族代有清德繩萬祉以昌後方光顯於時願堂司馬權先訓之散見故書不及時衰集無以昭後人法守也乃述家世舊聞曰追遠錄曰表

節錄曰。闡孝錄曰。先訓錄曰。壽萱錄。合為張氏垂範集。十一卷。屬余為序。曩余以奉使過湘潭。道縣有修志之役。里中賢士大夫。輒為余道張孝子軼事。及孝子母馬孺人貞節狀。余肅然整容。潸然心動。欲訪拜其墓道。以行役有程。期不果。及讀斯集。乃知願堂即孝子之孫也。作而曰。有是哉。世德綿於克承。而循良之績。其來洵有自也。孝子祖若父。並以友睦任卹著於鄉。而馬孺人之姑謝太君。以節開其先。孝子有才。子昌。堪其文。子婦復。以完貞紹家世。其間屢遭事變。訶滑侵凌。零丁踣躓。強臂指拄。密勿痛瘡。亦既極所遇之艱厄矣。而貞心歷九死而不變。孺慕之性。迭少壯老而不移。卒能化沍寒之氣為陽和。安定其室家。繁衍其族繫。願堂以愷悌布澤於浙東西。進膺顯擢。哲嗣登歲。取科第。蜚聲三館。為 盛世羽儀。然則天之報施。固鈇黍不爽哉。夫孝為庸德。節為門內事。不自表襮於人。矧敢望報。即世之表彰孝與節者。亦未嘗預徵其效。然曾子書論孝。甚詳。推言其極。至放四海而皆準。前史傳貞節者。或至於感天地。動鬼神。此亦其效之彰明較著者矣。集中所載銘狀詩詞。及家塾訓課。胥行為表綴。言為壇宇。內雖外和。前輝後映。仰以式揚 聖治。敦俗宜民。知為善無不報。而慕善以自強。是集之刊。豈僅垂張氏一家之範乎。繼自今。孜孜翼翼。無怠益處。用以垂永裕。而昭舊範。斯則願堂為恭編輯之意也夫。

贈張澐初序

同里張子澐初。予所兄事者也。歲丙戌。並遊京師。值澐初初度辰。期以文贈之。事於
事不果。既澐初以三十自序見示。余讀竟為之惘然。澐初之言曰。予少而孤。賴母氏
以存活。吾身駢母貽也。予少而荒嬉。吾母督課嚴。使勵志於學。今遊太學。母命也。請
詩至陟岵之章曰。尚慎旃哉。猶來無死。死者人所諱言。惟父母於子。愛之深。故詞之
迫。凡人子客遊於外。有失言失色失行之。勿檢於身。皆足以貽父母憂。不可以為人。不
可以為子。其可勿慎禮三十日。壯有室。前此責以成人之禮。後此將責以為人父之
禮。學不講行不脩。事親未能。懼無以為。故後謀也。蓋澐初之不忘其親。期於經明行
脩。以至古人者如此。澐初少有雋才。詩筆俱不猶人。與人交。訥訥如也。以故重得賢
聲於郡邑。聞予知之尤深。嘗與朋儕縱飲吳山酒樓。既醉。皆引去。獨拉予共宿道院。
時方夜雨將半。篝燈呼予起。命背誦國風。句櫛而字比之。以求其音義。復相與論其
大旨。雜舉諸說異同。而出其振觸者以參證。要主於從容尋繹。使自得之。而後安。兩
人擁被對談。遠曙乃止。其異時講他經亦然。予由是知澐初之潛心治經。而發為文
章有原本也。澐初雅自愛。捷戶不與外事。邑有私人子。以背結諸有力者。欲就科舉
試有力者。贖焉。予心惡之。願以弱喙不得語。澐初獨起而排之。有力者詞屈。而憎澐

初實甚。私人子至。欲要於路。以刃傷之。濬初不顧也。然卒以無患。余由是知濬初之勇於是非。不計利害也。濬初與予言。每以時過失學為慮。濬初所惜者。三十以前。予為濬初慮者。都在三十以後。學者之患。得少即止。不復求進。是自縮其年也。安常習故。既時。渴日。是自促其年也。濬初亦思前此。皆境過情遷。誰經說疑義。相與講習。講論或庶幾不朽。聖人謂忠信篤敬。遊適可行。吾兩人去家數千里而來。茲繼此以往。所期經明行修。勿負盛年。以至古人以克慰親心者。請自今日始。余於濬初贈言。不以頌而以規。以予荒於學而行多迷誤。亦願濬初之有以教之也。

淮安府知府鄭君墓誌銘

乾隆三十八年春。余遊江南之鳳陽。司正陽書院講席。時壽州知州鄭君。方奉臺檄。將攝六安州篆。聞余至。為具賓主禮。居數日。益洽。予叩所措施。君慨然於鳳陽蕪草。亟圖修水利。以衛民生。歎息者久之。君赴六安。時時念余不置。余旋奉召入都。編校四庫書。君亦累擢直隸州知府。歲時音問。一如在六安時。未幾聞君卒於位。余直然內悲。重惜君將大有所措施。略見端倪。而遽逝也。君沒後五年。公子應元與余為同官。屢得聞君遺事。今年秋。應元乞假歸葬其親。請余誌墓。於是追溯余相從遊處之時。已十有四年。君之卒。亦粵十年。而江淮間稱頌君政績者。如一日。然則君自有

其可傳。余之丈方將託君之政績以傳也。君在仕鳳臺知縣。鳳臺於鳳陽府為偏縣。君下車問民疾苦。縣之東北鄉有通川三。曰黑濠。曰濕泥。曰喬溝。匯潁上蒙城諸縣水以達於淮。縣人統謂之三河。歲久三河盡涸。上流水無所洩。秋雨暴漲。挾懸出反入之勢。爭注鳳臺。彌望成巨浸。農時失業。君相視地勢。以為非濬三河。則鳳臺不可治。時表丈達以戶部侍郎出治淮潁諸水。君具牘上請。而丈達先時與江南大吏集議所濬地。獨不及鳳臺。疏稿已具矣。得牘而詰之。君侃侃陳利害。及播揚木石之用。廣袤之數。程工久暫之期。僂指無遺算。丈達原知君才。為補疏。如所請。君察土宜。穿故渠。三河交暢。醜上游諸水以通淮流。不踰時工歲。丈達亟稱之。縣偏隅有魯松澤。地遠於淮。而上勢窪下。瀕歲患潦。君曰。順高下之性。下者受水。則高者成良田矣。周官水防之法可行也。迺營高阜。創建隄。出原俸為倡。士民繼之。隄成。魯松澤遂稱膏腴。君之知壽州也。州與鳳臺接壤。君故知州有安豐塘。周百里。灌田四萬頃。楚令尹孫叔敖所治之芍陂也。歲久塘圯。為農田患。君審數舊制。復繕舊塘。為水門三十六。為閘六。為橋一。具旁則為埭。為圩。啟閉以時。汙萊悉闢。歲登民和。君自為文紀其事。穆然懷孫叔之遠績焉。君循行阡陌。見沙地硠礪。廢不治。則以為古者瀉鹵沃瘠。分植五穀。宜倣其意行之。教民種山薯。預佐麥菽。俾無曠土。壽州不知蠶績。而地

多椿禱可飼蠶。迺購蠶種於山東。教之飼養。於是壽州農功桑功並興。四民樂業。余數往來鳳陽。察土性耕植所宜。與江以南相近。惟壤地平行。水無蓄洩。歲苦旱潦。民亦齒盜偷生。輕去鄉里。當事者視為固然。莫為計久遠。往者新文襄嘗建議屯田鳳陽。事中止。君講求水利。行之縣及州。胥見其效。誠推而廣之。又豈獨鳳陽一府為當舉行哉。然自去歲鳳陽旱。民多流離。今春余過其地。居者尚有餒色。獨鳳臺壽州以水利之修。秋成稔於他縣。是則君之德澤既久而能及人。凡當世之有志濟民者。舉宜以君為法。而民之謳思於君。固宜其逾久而不能忘。君擢淮安知府。淮安故水鄉。君素諳水利。謂聚眾水以爭一門。淮所以潰也。疏之其不可緩。於府之東開潘東鄉湖市河。於北則開漁濱山字河。於西則開護城河。壅滯既通。田陌資灌溉。引其流兼濟漕運。民便之。近者河淮屢告漫決矣。誠得如君者。與之求疏治之宜。不求速效。必能遠壽久計。莫濱水之民於教甬。惜君在淮安僅一載有餘也。君諱基。字集年。號定堂。廣州香山人。先世居浙江之浦江。曾祖一岳。明進士。累官吏部。駁封司主事。殉國難。祖考標。縣學生。考齡。貢生。祖考考俱以君貴。贈奉直大夫。君少孤。力學。為諸生。以詩文著聲。數躋鄉闈。由例貢。就銓。授鳳臺知縣。調定遠知縣。卓異。擢壽州知州。權知六安州。遷泗州知州。陞淮安府知府。四十一年四月。詔以巡道補用。君先得疾。聞

恩命感激嗚咽。越八日而卒。距生康熙六十年二月甲子。年五十有六。娶何氏。繼娶李氏。俱贈恭人。男子子三人。應元翰林院庶吉士。今為內閣中書。應卓應翰。女子子二人。長適國子監生李咸欽。次適國子監生郭燦。應元等於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余謹以所聞於江淮之民者。彙括為辭。俾江淮之民歌而思之。其辭曰。

望行軒兮颺雨旂。善平反兮決所疑。頌孝肅兮再見之。舖井里兮瘞吾飢。履以履兮填以裘。水就道兮神為謀。蟠蛟螭兮安兕牛。墾原田兮膠膠登稼。黍兮若飴。飽德兮鼓腹而熙。江南北兮羣所依。異道往兮乘尾箕。歸安宅兮粵山之陲。神陟降兮淮水之湄。樹豐碑兮奉靈祠。祀桐鄉兮勿替歲時。

正學論一

程晉芳

士生三代以下。不獲親承洙泗之微言。與閔冉游夏之徒。絃歌講肄。其聞誠足恨矣。而九經具在。四子之說咸存。凡為學之次第。咸可考而知也。况兩宋以來。諸大賢程功序進之方。修己治人之法。不爽毫釐。而為學者多忽之。何也。夫古人為學。皆用以自治其身心。而誠不廣。聞不博。則何以講求於三才萬物之故。以得其序。而證其是非。而反之於約。藏之於密。以之應家國天下事。而出之吾心。而裕如乎哉。然則處為大儒。出為大臣。未有剖事與心為二。剖學與行為二者也。由漢及唐。孔孟之真傳不顯。而學行合一。默與古會者。亦代不乏人。及宋賢出。而聖學大明。修齊治平之理。較然為一。如周程張游揚李朱子諸人。既小試之事。而無不治矣。使大用之。而有不勝任者哉。自是以降。守程朱正脈者。四百年中。且數百人。其尤著者數十人。其立身行事。皆所謂俯仰無愧者。而其末流。亦往往有迂拘濡縲之誦。此則學者不及之弊。而非孔孟程朱之過也。而世之人。輒以程朱為迂緩之儒。作噓嗚夫何哉。見曹馬之受禪。則怪堯舜之開先。嗤臧允之竊名。則譏巢許之作始。不已過乎。今海宇清平。上所操八柄。八則以取。下者。悉本孔孟程朱之理。而士大夫之處心積慮。未見有盟幽慎獨之人。何其與

上之所望者相戾也。豈以程朱為不足學乎。生太平極治之時。而洪忍縱誕以通悅為高。其風將何底乎。士大夫民之的也。而忽忽如是。將何以作民氣乎。夫為人所不能為。而克紹前緒。所謂之賢豪。矧往哲未遠。即以我朝論。潛庵稼書百行諸公。距今才數十年耳。其流風餘韻。猶有及見之者。蓋不獨私淑已也。余故欲士君子講求正學。勿事空言。以蹈古人踐形惟肖之義。有作之。必有應之。庶足以輔國家協和之治於無窮也。

正學論二

或問於余曰。程朱果得孔孟之真傳乎。余駭然作曰。子之言。奚自而來耶。雖然。有自由明以來。顯與程朱為難者。多陸王之徒。此各是其師之學。不足計也。我朝顏息齋。自擊閩獻之亂。求其故而不得。乃歸咎於講學。以為程朱之學。非孔孟之學。學者但當從事於實際。不得高言性命。徒付空談。而其門人李塔剛。主力闢其傳。別注四書。自謂直接孔孟。望溪方氏為剛主作誌銘。固已詳論其弊矣。近代一二儒家。又以程朱之學。即禪學也。虛靈不昧。以復其初。非二氏之說乎。教人靜坐。見佛即拜。調息坐功。非二氏之學乎。且延平朱子。入手皆從內典。久乃自返。而禪根未脫。雖與陸氏爭辯。實亦一陸氏也。嗚呼。凡斯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知其一不知其二。使此說

行其禍又在楊墨釋老上矣。夫虛字出自周易。靈字出於尚書。雖易以受人為訓。而靈有訓善之文。要之人心本虛。理以實之。靜虛動直。本乎无妄之旨。故能茂對時而育萬物也。佛氏之心。本自不錯。由其守定。此虛靈之心。不着實際。專愛己以忍人。兼逆情而葆性。此其所以大倍於儒也。至若復初之說。則易卦可尋。豈釋氏所創乎。寶玉大弓。忽為盜竊。及其既得。則依然內府之寶。而謂既經盜竊。遂穢污棄之可乎。至延平朱子。初未嘗不究心釋學。知其不可信。而從周程正脈。以上契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傳皆足蹈實地。絕去空虛窈渺之談。由格物致知。以期底於明體達用。如是者。而目之曰禪。非所謂以不狂為狂乎。且見佛即拜。隨地生敬也。教人靜坐。俾收放心也。三代以降之人。受氣稟薄。用胎息法。以養其身。使精神充足。足以衛道。夫何疑焉。以此而議程朱。是猶鸚鵡雀嘲鸚也。近有人謂孔子不輕言性。而宋儒好言性。以此為異於孔氏之學。又謂人之為人情而已矣。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矣。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術也。夫子罕言性。非不言也。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亦有時而聞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非孔氏之書乎。孔子三傳。而中庸出焉。四傳而孟子出焉。言性言天。不一而足。不指為程朱之開先。而轉咎程朱為創始乎。且所謂情者何也。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如曰吾情有不得。

已者順之勿抑之。則嗜慾橫決。非始於情之不得已乎。匡張孔馬沈於時勢而詭隨。馬融蔡邕迫於威力而喪節。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噫。士君子束髮讀書。馴至頭童齒豁。不能辨學之真偽。而工為異說者。甘惑世以誣民。清於怪論者。又失心而焚臆。學術何自而端。儒行何從而正乎。

正學論三

昔呂留良有私憾於黎洲。注釋諸書。力攻陸王之學。而陸清獻為一代大儒。亦過信陳清湖之說。附和呂氏。於是海內士大夫。以宗陽明為恥。而四十年來。並程朱之脈。亦無有續者。此則非愚意料所及也。夫陽明之學。本於象山。其為流弊。至使人自事其心。束書不讀。非其近禪之過乎。然遂指陸王之學為禪。則愚不敢也。蓋天下事。視所歸宿而已矣。二氏之學。不事君親。絕遠人事。為陸學者。如何心隱。李卓吾為人。口實者。固有其人。而末流如蔡維立。金正希。黃石齋。劉念臺諸人。其清忠大節。足以扶維八極。而謂二氏之教有是乎。然必欲合朱陸為一。而以為皆可學。則又非也。詩家有李杜。而杜可學。李不可學。縷紉而蹈虛。高明之極。所謂學我者死也。文有八家。而歐曾可學。三蘇不必學。氣息罕和平。故也。學亦有正脈。為偏脈。為以陸王為洪水。猛獸攻之不遺餘力。是儒家惡習。不可蹈也。從而學之。則過也。宗程朱不攻陸王。吾

於潛庵湯子有取焉。且非惟陸王不必攻。即二氏亦無煩指駁也。方唐之時。視二氏與孔子等。昌黎大聲疾呼。發聲振聵。而天下之耳目一新。此其不朽之功也。由宋以來。諸賢夔夔。黃冠縞流之弊盡矣。今海內匪特無真儒。亦且無真僧。欲祛二氏。非如歐陽之本論不可也。江泌徐孝克雖事佛。吾不能不謂之孝子。顏魯公文文山雖事佛。吾不能不謂之忠臣。士甫學為儒。先汲汲攻擊二氏。亦近於習氣未化也。然則守程朱之正脈。自治於衾影幽暗之中。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措諸事而正施之行而利。余深有望於世之為學者焉。而非己之所能及也。

正學論四

古之君子。置身於仁義道德之途。其強固清明。固足以為人上矣。而出其餘藝。如射御之類。又足以備國家之用。而捍患禦侮焉。此所謂有用之學也。蓋天之生人。同以五行之秀昇之。而氣質之偏。多愚少智。愚者好爭樂鬪。弱肉而強食。智者與物無競。日處於澹讓弗違。及一旦有事。而智者之才力。又足以勝好爭樂鬪者之凶頑。則蚩蚩之氓。安得不拱手服也。古者出必以車。戰亦以車。兵之及遠者。無過於射。故六藝射御居其二。自鄉黨學校。以達廟廷。興賢校士。飲燕朝聘。祭祀之事。無不用射。豈惟不貫革是尚。與應節之美哉。蓋將以致之於實用也。春秋之時。士大夫承先王文教。

之餘其服詩書者是人。其習武勇者亦是人。故列國紛爭。猶足以保其疆土。迨漢以
降。文武之事漸分。至宋而學人益趨於弱。然校射之事。或間代舉行。朱子猶私習射
於射圃。明初試文士。尚考之以射。四百年來。文人履衣矩步。得強武力。悉付之武科。
與召募之徒。於是詩書之業。第為歌詠太平之具。承洙泗之流者。有游夏之雍容。而
無冉有季路之操執戈矛者矣。夫古之兵事。射御為先。其後無車而上騎。又有銃礮
諸戰法。使真儒出而善之。則當如古法。所以教射御者。教之。必不使其束手旁觀。自
謝不敏也。且銃礮擊刺之事。或有未遑。而弓馬之事。豈士大夫所宜諉謝乎。我 國
家承平百四十年。所以教習八旗者。文武並用。蓋古法也。北方之學者。以及邊省文
儒。猶或有兼習弓馬者。東南文士。則專以詞章吟咏為事。一遇盜賊卒起。則色變手
顛。口噤不能動。而猶俯視一切。謂謂自得。以為吾學先儒之道者也。噫。先儒之道。固
若是其蕙乎。或曰。張子房貌若婦人。佐漢滅楚。孔明綸中羽扇。坐車中指揮。亦扶蜀
數十年。士何必以技勇稱。曰。子房孔明。將將之才也。苟無其才。則游之於藝。近衛一
身。遠備國家之用。不亦可乎。然則騎射之事。亦為古學道之徒。所必不可廢者也。

正學論六

禮稱師嚴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業。荀子謂師有四術。尊嚴而博。可以為師者。文

而信。可以為師。誦說不凌。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天下未有無師之學也。漢以下訓詁相傳。已異乎孔孟之授受矣。然守其專家。不敢倍師一字。雖拘執是病。知古道之猶存焉。及程朱出而師道大行。宋明之際。分而為陸王宗派。弟子各是其師。互相攻擊。然淵源有自。派別井然。王學雖近似禪。而其門徒多言作用。好事功。矢孝成忠。不絕於史冊。况程朱之萬全無弊者乎。今者鄉學府縣學太學。猶是古之黨庠塾序辟雍之遺意。然士子之入泮者。貢成均者。其人業以成才自居。教之者又不復以師道自處。惟延師訓教。與課時文制舉業者。乃謂之真師。方童州入學時。父母之所望者。取進士也。擬大科也。如是而止矣。及其治制藝也。其師所以教之者。揣摩風氣也。利在速成也。如是而止。其去漢唐訓詁授受已異矣。况宋明躬行實踐之學乎。且宋元四大書院之設也。皆以教人。續孔孟之真傳。為有用之學。在當時郡縣之學。已漸為具文。賴此以補之。今書院遍天下。惟取翰林進士之名。為搢紳退步教育計耳。烏足以論師道哉。夫師也者。所以代君父設教。使其人達於禽獸之域。而躋人道之極也。今欲負笈從師。徧海內求之。不可得矣。為人父母。必訪嚴正篤古之儒。先告之以不祈擬科第。惟欲令敦行誼。廣學問。而士子稍有知識。不欲為庸下凡人。則世無仲尼私淑。猶在砥心礪志。以務乎學。芝草不必其有根。

禮泉不必其有源。古籍具存。皆我師也。其亦庶乎躋正學而克自樹立也歟。

書王涯賈餗等傳後

唐甘露之變。兵勢幾及人主。同時滅者十一族。而王涯賈餗固未嘗與訓注之謀。亦及於難。人皆寬之。予謂唐之末造。氣運就衰。天方厚奄椽之毒。使其繩聯絲貫。以逮季迷全誨。令致遂以亡唐。當太和時。即有一二正人。深計老謀。欲行誅難。不過陳蕃竇武者流。櫻神策之鋒刃耳。况萃澳忍齷齪之小夫於一時。而欲以誅不逞之徒。莫萬世之業。不亦難乎。李文饒傳載德裕言。李訓小人不可用。帝語王涯。別予訓官。億裕搖手止涯。帝見而不擇。訓注忌甚。遂召宗閔代德裕。出德裕為興元節度。時文宗太和八年也。閔一年而亂作矣。宗閔雖恣肆弄權。獨不肯附訓注。代德裕僅數月。亦坐貶。前此太和六年。牛僧孺見政出近條。數表請去位。遂出鎮武昌。夫牛李互相傾軋。同為時所讒。其品詣優劣。則固異殊。然或勢家不相容。或觀時度勢。稍稍引去。其進退如出一轍。不第裴晉公之野服道遠。以詩酒自晦也。使此數人者。有一立於朝。吾知其即無元與固言之詭隨。亦必不若王賈之憤憤矣。涯餗等居平於富貴二字外。絕無所知。涯之厚自封殖。載在史書。令人欲唾。餗為考官。畏避官監。第劉蕡下等。而孰知刃加己頭者。即素所畏避人耶。之數人者。使國家太平無事。亦不過如孔光

張高者流。竊取祿位。釀成禍端。身幸無恙而已。及其有變。而獲宗絕祀。要亦非天之所惜也。李達吉。實緣刻注。結為異援。以足病不能朝。致仕其舉。動識議。蓋亦王賈一流。而卒不與斯難。蓋所謂因之生也。幸而免耳。夫知幾其神。君子所以持躬而察變。彼庸庸者。既不知所以生。又惡知所以死。如抱王洙之數。而以為晉絃。果能災人。是又論古之識未宏也。

水南先生墓誌銘

余生早耳目所及。北屆燕趙。南盡吳越。其間讀書嗜古。歲散萬金。拯士之寒飢。學與名日益進。家日以落。而兀兀不休者。在廣陵則為祁門馬嶠谷。半查。在天津則為查道坡榕巢。於淮則為吾家水南先生之從子尊江。皆學人才士所望而歸也。先生為余族伯父。尊江余族兄。歲時揖拜論文字。佳還無少間。先生以乾隆九年甲子春下世。又十九年而尊江兄歿。此十九年中。余與尊江相得尤深。然每談及先生。輒相與流涕。嗚咽不能止。蓋余之為學。賴先生掖以進。而其感人之深。又有出吟迹外者。豈惟余與尊江私其親族然耶。先生歿。權厝淮城西之孤蒲曲。未有葬期。余流滯金臺。距甲子之春。又二十五載。遙念先生。厝塋罕木。行堪抱矣。其文若行。慮久且弗傳。乃為文銘寄兄晴江。待先生葬日。刻而藏諸幽晴江先生第三子也。先生姓程氏。始名

城後更名嗣立。字風衣。號水南。世為歙之岑山渡人。渡在縣之南鄉。曰水南者。不忘初也。祖必忠公。遷於淮籍。隸淮之安東。父朝徵公。有四子。其三皆嫡出。先生次第四。為庶子。少補學官弟子。食廩餼。歲久貢成均。困鄉試者二十年。卒不第。先生生而澁。剛愎仁。率踐孝友。天資甚異。讀書一覽輒記。嘗十年不下樓。窮究載籍。發為詞章。洋洋溢紆徐。人莫能測其所如也。事生母朱孺人。怡怡愉愉。年長授室。猶環側作孺子戲。以娛母。母有勿怡。先生若抱重憂。母喜笑如常。先生動定乃復初。孺人歿。既終喪。慨然嘆曰。筮仕以悅親也。吾親弗及見矣。莫以進取為歲丙辰。朝廷舉博學鴻詞科。有薦先生者。辭勿就。自朝徵公歿。伯兄坤仲兄竣。相繼理家事。出入護節度。先生獨不問生產。見友朋窮空。若己渴飢。貸郵靡少間。交日益廣。然先生植根於學。為費深遠。問辨不窮。足以折服人士。不第為急難來也。淮城西有水鄉。多菴葺荷葭。乃厚值購之。葬母朱孺人。其地名之曰菴蒲曲。營別業其旁。日與文士講貫經書。屏跡遠俗。而生產益耗矣。卒之前一月。尚清健無疾。予往候之。先生告余曰。儒者以治生為急務。吾今乃知之。雖然。浮生如夢耳。生吾不知何以生。死吾不知何以死也。蓋先生晚好黃老術。悟虛無之旨。將募室黃山之巔。以養氣服食為事。志未酬而卒。先生於文章之事。無所不能。尤長於詩。長箋累帙。不自收拾。寫輒散去。曰。是皆吾之迹。不足記。

也善書法。好作畫。人或求其書。則以畫應。求畫則以書應。求書畫詩。則與莊坐講。毛詩。莊子數則。其率意不可拘。若是。自先生歿後十年。廣陵馬嶧谷卒。其弟半查老病。鍵戶謝客。查氏或死。或遠仕。導江兄又歿。士人由北之南者。順風曳帆。靡所止泊。益淒厲寥落矣。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戊辰十月二十日。卒於乾隆九年二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七。娶結林方孺人。生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日。歿康熙五十九年五月一日。子三。祐植。紉。剛。彭氏子二。彤。遵。女三。孫如干人。所著水南詩文遺稿如干卷。又註毛詩。業未卒。皆藏於家。銘曰。來清而去甯。不夏夏於治生。惟丈之克貞。士所趨而稱也。弗耀其英。以昌其聲。水碧叢叢兮。葭亂平。是惟孝子莫親之宅兮。載靈魄以環紫。

綿莊先生墓誌銘

余自壬午入都。與族祖綿莊先生別。嗣是一歲中。必書問五六至。雖間隔數千里。不啻執手觀面之勤也。丙戌夏致書。去秋冬又連致書。竟無所答。既乃聞其病甚。今年四月。忽得正月八日手書。字跡端好如平時。書中無別語。第勸余作歸計耳。閱四日。族兄德著書來。並以先生訃至。蓋前書先生絕筆也。嗚呼。真儒但謝世所共悲。匪余一人族好之深。知己之痛也。乃不待其孤之請。垂涕為銘。以貽先生之弟南耕。俾物

諸石曰。程氏系出廣平郡。在周為大司馬伯喬。休父封於程。以國為氏。西晉末。元譚公為新安太守。以事罷官。卒葬新安。是為新安一世祖。其後子孫蕃昌。新安遂為程氏望。先生為宋咸淳宰相。謚文清。元鳳公十五世孫。祖某。自新安之槐塘。遷金陵。父京。字章華。能詩工書。避跡不仕。年近六十。始娶某氏安人。舉二子。先生其冢嗣也。初名默。後更名延祚。字啟生。別號綿莊。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背誦。髫髻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孝忠大節。章華公家極貧。恒書屏幅。易新米。日閉戶課兩兒。俾習灑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十三經。二十二史。嚙選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先生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乃大驚歎。謂章華公有子也。弟南耕。長於史。而先生游好在六經。章華公卒。免喪。偕弟一試。而補博士弟子。恒自謂文所以輔道。自漢唐以來。儒生泥典故。為訓詁學。而不能變化以隨時。其高談性命者。又或蹈襲空疏。罕裨實用。於是以博文約禮。為進德脩業之功。以克己治人。為格物致知之要。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莫不窮委探源。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辨之。蓋自國初。黃梨洲。顧亭林兩先生歿後。百有餘年。大儒統緒。幾絕。繼之者。惟先生。然久試場屋。輒不利。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公鉉。以先生應詔。乾隆元年至

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住。亦竟試不用。歸江甯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却掃。以書史自娛。南耕有經世才。佐大僚幕數十年。所得脯脩。與先生共之。無少別異。先生乃得而盡其力。益肆志於經書。自王輔嗣註易。掃圖緯之靈廬。迨宋元諸儒。尊希夷河洛圖書。互卦變卦卦氣之說。雜焉交陳。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著書愈多。易學愈晦。先生乃著易通。後又成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為象爻求是說六卷。易學於是乎大備。始先生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究詞祖。護梅氏書。乃為古文尚書。究究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三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其於古今箋疏家。鈞貫融會。如素所蓄物。取而別其精粗良楛。以進退位置之。領以神悟。發古人未發之蘊。徐而按之於理。竊無纖悉遺也。同時方少宗伯望溪鍾員外勵鞅皆研究經學於先生。折服特深。有疑義。恆相與質證。乾隆六十年。

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存入都。復報罷歸。時年六十有一矣。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聵。不能遠遊。食指益繁。用是竭蹶。先生處之泊如也。其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醜。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為崖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

出處與劉嶽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云。余之識先生也。當乾隆元年。北上
過淮。執余手。孜孜勉以問學。自是三十餘年。先生遊淮陽。必主余家。余應試江甯。必
與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有識。知竊附於丈人學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嘗恨絕學
無傳。每成一書。必翻覆示余。俾定其可否。洎衰且病。則悉抄所著書。付余謹藏之。嗚
呼。余之顛頓。專植尚能俾先生傳耶。然天既昇先生以絕世之姿。又扼以遭逢。引伸
其歲月。使殫思磨精。羽經翼傳。則所以假手於斯人者。非無故也。余之力固不足以
傳先生。先生固自有可傳者。知必不泯沒也。所著自羣經而外。有詩二十卷。文二十
卷。藏於家。生於康熙三十年辛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二十二
日。享年七十有七。娶陶氏。無子。弟南耕。以次孫兆晉為先生主後。某年月日葬於某
鄉某里之原。銘曰。
據義撫文。與古際也。雅揚誥宣。勿泯迹也。粹於大醇。玉金節也。阨歎遇以。侈其傳窮
則獨達也。

名論上

林樹善

名者。聖人所以維天下之具也。昔者堯舜三代之世。以禮教天下。使天下皆出於仁義忠信之節。當是時。天下之人不知仁義忠信之為美。而不仁不義不忠不信之為惡名也。以為禮之所當行。從其心之所安而已矣。世道既變。聖人之教不行於天下。天下孜孜焉。私其所欲。利相軋害相匿。有禮者未必安。而無禮者不必危。則其勢必至於大亂而不止。夫禮之所重於人者。以人之所視為安危也。令其視禮既不足為安危。則其所恃者。惟榮辱而已。古之厲君。蓋亦嘗以仁義忠信督天下矣。彼以禮為不足恃。而恃其法。法立而天下之人相遁於賞罰之外。而不可以徧及。聖人知天下之不能自歸於禮。而法又不足以盡天下之人也。故設虛名以維之。孔子之作春秋。是也。孔子不得位。其所述諸經。皆明道理於後世。獨於春秋區區舉已往之事。而書之者。豈以此為足以化天下哉。恃夫人之顧其名耳。夫能樂然自致於禮。而不為名動者。此生知之賢人也。天下賢人少而中人多。故名者所以濟夫禮之所不及。使天下知仁義忠信之為美。而不仁不義不忠不信之必受惡名。則亦不必賞而勸。而懲也。秦廢廉恥。漸以成習。上以法束下。而下以利罔其上。凡有以便其私者。不顧人之非己也。而人亦不非之。有不便其私者。亦不顧人之以為當為也。而人亦不責以

當為好善者謂之偽。獨行者謂之矯。舉天下出其想已量人之心。故風俗敗也。今夫讓如由臧。直如史繼。好施如孟嘗。諾如季布。朱家此固當世之所謂好名者也。天下之為是四者。固不知其出於好名與否。而以為好名。則是亦不必為也。悲夫。聖人之教。不行於天下。藉區區之名以維之。而眾以為不然。夫使天下皆出於不好名。惟其心之所安是為。則吾又烏知其所底也。

名論下

當今之世。好利者眾。而好名者寡。好名可望為君子。好利則終於小人而已矣。難者曰。吾所以惡乎好名者。謂夫無實而竊其名也。今世道之變極矣。以法相索。則遁於法。以名相繩。則逃乎名。故天下之大。慕仁義而文忠信者。皆是也。此生民之大奸。而人又異取焉。曰非也。務實而不為名者。上也。悅其名而情其實者。次也。無實而竊其名者。下也。悍然而不顧冥然而罔覺者。下民之尤者也。吾所言者。所以絕下愚之尤。而進於名。而後實可得而求也。天下有無實而竊其名者矣。未有無其名而有其實者也。購奇貨必於五都之市。五都之貨。不皆奇也。然舍是則無所於擇。抱石以為璞。稱於人曰。是其中有玉焉。則人不信。然天下之王。無有不出於石者。也。故剖玉者。舍石則無所於求。人之趨名。猶操貨而之五都之市也。膏之觀於名也。猶玉之藏於石。

也。名不足以定天下之實。而天下之實歸之。嘗考古今之變。西漢沿秦之習。興事功。薄節行。其流至於委靡瀟漫而不振。故雖以孔光劉歆諸大儒而不恥於為人役。當此之時。天下好利而不重名。東漢矯之。多獨行之士。其後天下賢者。至恥其身不與於黨錮。當此之時。天下好名而亦脩其實。至於晉宋之間。風氣衰薄。天下之稱名士者。如畫餅之不足為用。當此之時。謂之有名而無實。夫晉宋之所謂名者。非吾所謂仁義忠信之名也。故其習不可長。且天下當重名之時。患在於以名相市。為之計者。莫若敦實德而黜虛名。天下當不重名之時。患在舉天下惟利是為。愚且賤者自棄於惡名。士大夫無名而不以為辱。為之計者。莫若以名收天下之實。夫所以收天下之實者何也。吾設為之論曰。天下不重名之時。大臣以期會為務。未聞有收舉豪傑為百姓條大利害者。內官以循分守己為務。未聞有論權責爭得失於朝者。吏以遷官養妻子為務。未聞有一介不取。剛強而愛民者。學者以登科取榮為務。未聞有脩古人之業。卓然自立而不屈於世者。夫豈不知數者之善。而苟且之可恥耶。然而不然者。則不重名之過也。故使大臣而重名。則必能收舉賢傑為百姓條大利害矣。內官而好名。則必能論權責爭得失於朝矣。吏而重名。則必能一介不取。剛強而愛民矣。學者而重名。則必能脩古人之業。卓然自立而不屈於世矣。吾不敢謂天下賢者

東方朔論

張星象

東方朔逢占射覆。諧言倡辨。為工。當時郭舍人不能難之。賞賜獨厚。愛寵過之。然朔官亦以此不進矣。與主人上客同飲食者。主人之所敬也。言則主人信之。則名傳實之列。執器物與其僕處。明日主人有事。會上客於堂。又欲參其座。結其舌。豈可得乎。朔本以賢良之徵。進待詔金馬門。彼郭舍人者。帝之玩弄。彼雖得寵。何聞於吾。以其謀為公卿之才。而翻其口耳之捷。故朔之不得於帝者。自與僕處之道致之也。嗚呼。以賢良徵之。而以俳優干之。名在傭賃。而志擬上客。願猶謂主人之不吾知也。可乎哉。朔初見帝。自謂能為天子大臣。今其行事如此。此帝之所以不信矣。或曰。東方朔隱者也。溷跡金馬門云。

讀古文穆天子傳

八駿之風猶古哉。觀其叙事。簡直。所以徵見其意者。蓋後世之史不及是。嗟乎。治亂之於人甚矣。奢侈之極。千乘萬騎。浸淫數萬里。中外騷動。而亡秦之禍。猶稱漢武。抑獨何歟。余以為八駿者。天馬之噶矢。天馬者。八駿之濫觴也。君子所以重戒穆王者。蓋其謹之也。不然。百姓豈猶樂衰周哉。書凡六卷。文字凡脫簡者若干。奇字不傳音義者若干。謂之古文云。

傅介子刺樓蘭王一

陰賊之舉不可示於天下。匹夫危劫諸侯猶足以傷國毀重况天子乎。漢傅介子責樓蘭龜茲國以救匈奴遮殺漢使者其王服馬為遮匈奴使而亦殺之矣。傅介子以為蠻夷反覆不誅無以懲後乃請操重寶往復啗其王令近就己己乃刺殺之而歸。嗚呼。挾持天子之重。僥倖匹夫之功。內秉萬乘之權。外施一劍之任。蓋漢威信於是替矣。何則。夷狄者取其羈屬中國尊以刑德。九服之辟有征無討者天子也。刑斬羈政之計。以海內無王者而強大兼小。諸侯無行。故使匹夫行權。詭使橫發。然皆以小脅大。非盛漢號令出一以上御下之道也。稱貸之不得而行刺以為功。故其威信。劫以矯偽。名不正而言不順。漢亦可謂不能殺之矣。周穆王貪於西獲。因西征以伐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而夷狄乃始為中國患。其後幽王卒敗於犬戎。失用戎之道也。元鳳以後。漢使出而不返者又甚。而來犯塞者往往多殺漢校尉侯司馬。畧人民畜產而去。終宣帝之世。折衝遠遯。距元成而乃定。其所從來者遠矣。

傅介子刺樓蘭王二

大臣當國。威信自持。意有所出。方外懼服。是以朝廷之重。不喪於鄙闇之行。而詭使

之權難感於賢明之政。傅介子請誅龜茲樓蘭王。以詐行刺。而霍光白遣之。光之貪功如此。可謂妄矣。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以三十萬困於平城。白登之恥。至今未雪。噲欲搖動天下耶。夫一劍之任。深入不測。其勢孰與十萬。幸已收成曹沫。吾猶恨其傷國之體。萬一取敗。荆軻為國羞辱。千載不可復。是所謂以怒投鼠而傷其重器也。豈不謬哉。谷吉之求送郅支侍子。是已吉之貴奇。顧藉謂士當折衝萬里外。故因質子以為請。未嘗喉舌而刀刃絕腹。上以辱主。下以滅身。向令用貢禹之議。至塞而還。豈不亦得御夷之體。崇國之道。而區區行危以求名。此其所以失也。霍光誹詘之權。本出季布貢禹之上。介子行危之罪。不在樊噲谷吉之下。既不誅去姦人。復因苟效指臂。小利小聽。大臣安國之道不然也。或曰。當時公卿議臣。不以此進諫。大將軍何也。曰。自霍光秉政。宰相羣公取充位。天下事依歸於幕府。而楊敞王訢祭義。則皆庸懦罷癯。其能知大體者。如丙吉魏相。中興之佐。則抑而不進。蓋光之欲自成其名爾也。丙魏之賢。在於下僚。傅介子之所為。敢進而以身試法。僥倖封侯。冒爵賞也。故曰。光之貪功於此。可謂妄矣。蠻夷者。雖無信義。要皆負血氣。心知之。性理之。則順。罔之則違。未必去中國遠甚。而蠱惑一人之輕舉。坐失三軍之重威。苟圖目前之近效。不顧國家之後慮。光之功固不得在三代上矣。異日奇

女之志。苟露隱微。殺后之權。忍伏房闈。滅宗之道。亦與於傷國之計也。身負大臣之任。行在小人之列。蓋光之不學無術如此。

傅介子刺樓蘭王三

夫小人非所屬任折衝者也。小人而屬任折衝。其不至於敗國之重也幾何。何則。彼小人者。苟以邀功取利而已。非有規遠方畧也。傅介子之行刺樓蘭王。其事可覩矣。漢自武帝中。廣邊關斥塞。甲兵四出。夷狄視中國赫然也。祖宗致產鬻財。今桀黠奴逐貨通衢。交王侯。挾豪吏。役使平民。而其子孫之狡僕。乃藉其先世之威。而脅於道。毫髮不直之冤。而素封之家破者。何也。則無具之狙悍也。張騫之叩竹枝。嚴助之蜀拘獲。至使少從。率進。熟於天子。而空國蹙擾。以事夷狄。此則馬邑之危機也。要幸爵賞。一身之利。毀傷朝廷。積世之威。蓋其無稱兵專武之才。而忍於傾國危生之計者。小人患得之為。非有天下者必簡也。而世不察。以傅鄭甘陳並稱。亦已過矣。

上朱石君夫子書

四月某日。附名門下。張星象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言。伏自度轄一出。由翰林為糧道。攝守福州。歷藩臬。再入翰林。知鄉舉。今復興學政。為士流所歸仰。蓋是時天下之耳目。皆因之以警動。而吾閩其尤厚被風教之先者也。唐自韓愈掌國子。而六朝之

淫靡除。宋自歐陽修興翰林。而五代之善。靡振。日月出而曖昧。時雨露降而品物遂。移風易俗。自閣下之推而行之也。士則孰敢自後。顧其流失既久。源絕以遠。矯性違情。出之無本。又安在今所為之非復故所安者耶。董生云。譬如琴瑟之變。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政教之失。甚者必改。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論甚美。今時亦何以易之。文章自古有一定之道。其末好惡利欲變之。而遂壞也。漢孝桓龍門之選品。是已。金馬石渠之風。殆不若是。此豈非好為之靡。而利以淫之耶。相如大人賦。本以諫武帝好仙之失。而帝反因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子虛為遊觀之侈。而作也。乃詔之增修乎宮室。與馬何則。為之而不知其違趣之。而畔。而莫之以救也。是以韓子有豪傑不出。制科之論。而蔡邕七事。極條詞賦。不足以取人。安石萬言。亦云章句不堪。以造士。三子者。皆明於時。達於事。而有見於其本之云也。伏惟閣下負砥柱之望。任回瀾之功。鑿鑿造化。風問斗山。教之所被。草偃波馳。響之應聲。所不待言。然而名同實異。辨者蓋寡。周人謂玉為璞。鄭人以鼠為璞。持璞之價。以市於天下。周人取玉。鄭人取鼠。此聲之未一者也。荆尺和氏之寶也。礪石石之似玉者也。持玉之價。以市於天下。荆尺待售。礪石要買。此色之未一者也。夫璞重玉貴。聲色之示。聞者惑焉。故仲舒之論。則教之本也。宋熙寧某年。歐陽公知貢舉。力闢當時詭僻之習。使天下文章。

一以清真雅正為歸。而劉子好奇。由是絀矣。其後劉遽自易故。而是年公復興前事。乃擢第一。蓋公之於劉無私。而天下之靡然從公者以此。蓋能者策之使返。而其他不遺餘力矣。此更化之善者也。閩下學貫天人。志冒古今。文起百代。道隆一時。誠至物動。其效大彰。草菅小生。豈敢復有疑議。區區猶欲特而致之。明以示之。使聽無所惑。聽無所蔽。欣然勃然。鼓舞不怠者。蓋無君市駿骨。死馬不能効千里。而其北絕險。無留良馬。何則。好為之召也。某嘗學古人之學矣。願有志而恐無成。而飢寒勞苦之事。日駸其心。然固不敢不力矣。而親戚鄉里之怪迂之者。願益窮其行。嘗竊悲古人不可見。今既有之。如閩下者。又不可以私有求望。而大賢不世出。千百歲之間。僅有馬士不幸而皆介。此不非則其志遂違。故如閩下者。又不可再有所失。此所為拳拳不能。也。閩下身為風會之所歸。其無不可忍於一夫者。公也。某急風會之所由歸。而以一夫為必不可忍者。亦公也。既非要幸。進敢不以其道。呈象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游龍巖記

梁玉繩

龍巖在貴州遵義郡東五十里。屹然獨立於羣峯之表。歲壬午。余隨大人至郡。得往游焉。當春夏之交。風日清美。乘竹兜出郭二十里。夾路林木蔥蒨。綠陰染衣。欬滴石磴相承。曲折巉削。行至山麓。已平視羣峯之頂矣。循山麓而上。徑益險。樹益密。樛栢松柏之屬。高十餘丈。根無寸土。皆絡石而生。山水分布縷瀉。紫藤碧蘚之中。錯然可聽。中道有巨石。如卧牛伏虎。可以少憩。捫蘿直上。竹樹環擁。異卉紛披。莫可名狀。四顧闕寂。但聞鳥聲上下。與風泉相應。不覺寒氣襲毛髮也。登至絕頂。有廟祀灌口二郎神。棟宇宏麗。前有高臺。接巖成構。白雲繚繞。倏忽萬變。却顧來時所歷。未知何處。恍疑身在天際。廟有道士居之。為余言此山地勢最高。每六月。城中驟雨。電掣雷奔。平地水深尺許。山上開朗如故。但見烈日晒雲上。如百道垂虹。橫亘山腹。足下隱隱聞鼓聲。蓋雷震也。嗟乎。以龍巖之幽麗。而生於荒陬僻壤之間。其地又峻險。非有濟勝之具者。亦不能至。其跡遂湮沒而不顯。豈非山之不幸歟。然使以茲山之勝。置之中州佳麗之地。則必增飾臺榭。穿鑿池沼。游人雜沓。潭亭崇崖。想亦山靈所不願也。是又不幸中之幸矣。山後當更有佳處。日暮不能徧觀。歸而為之記。

孫文樵小傳

吾友孫君文樵。父執柳拱先生之猶子也。先生以耆儒碩學。提倡後進。有袖文來質者。討論削奪。不肯纖毫假借。於文樵多所獎許。一時同塾之士。莫敢抗手。專精家巷。簡交游。與余最契。門徒數十人。經其指授。莫不得氣以去。而文樵老於諸生。曾不獲分米廩之一粟。挫折侘傺。竟至疽發於背。以死。年僅五十有一。吁可悲已。性孝友。母夫。人峻整有法。文樵事母猶父。然伯兄主家事。文樵於生計之出入盈縮。概置勿問。或得束脩。不及百金。盡歸之伯兄。以助色養。故終身不名一錢。敝裘敗履。處之晏如。娶於葉。安匱遺孀。與夫同志。亦以病疽先卒。有子曰世綱。能繼其學。余友文樵。垂二十一年。居隔半里而近。五六日必一見。見必引樽論文。抵暮乃散。率以為常。文樵體素豐偉。善飲噉。每酒酣耳熱。輒離坐長歎。問之則默無一語。或以他語亂之。蓋中年哀樂。別有懷抱。未易一二言者。而豈徒沾沾不售是憾哉。歿之前三日。余攜酒肴往訣。食其半。握手泣別。淮以不及終事母夫人為恨。既而乾笑曰。吾見叔父於九原。若問子當言。子能著書傳世矣。其神明湛定。又如此。君諱維夏。字蘭圃。文樵其自號也。不叙世系。不書生卒年月。蓋備載於家乘云。

節孝周孀人傳代

節孝周孀人。姓盧氏。餘姚舊族。為處士水源公次女。周君敬之之德配也。明慧婉順。

年十餘歲。即佐其母綜理家政。巨細悉當。周盧世交。居相近。夙有婚姻之約。孺人年二十四。將嬪於周。其母曰。兒去。余失左右手矣。敬之。遂就姻焉。時君舅已即世。君姑范太君在堂。望衡對宇。兩家如一。孺人偕敬之。視膳早晚。問衣煖寒。能得其歡心。不幸結褵二載。頻喪所天。遺孤載章。纔周歲。孺人撫絕不入勺飲。父母諭之曰。汝獨不念此呱呱者乎。范太君亦寬譬備至。乃匿哀茹痛。事姑撫子。肩子父而似續之。范太君病疽。孺人謹侍湯藥。剗殺之齋。不假手媪婢。及卒。附身附棺。一切無貽後悔。敬之有兄曰青蓮。曰坦齋。自范太君歿後。載章依世父坦齋以居。孺人與如沈孺人相愛。米鹽凌雜。恆贊襄之。視諸姪如所生。最載章以學。無敢一日舍業以嬉。歲庚寅舉於鄉。先是載章應童子試不利。世父青蓮曰。吾族遇 恩科多獲售。因為援例入國學。以應舉。果領薦。蓋年甫弱冠也。載章至孝。未嘗頃刻離母。以故不與計偕。奉侍晨夕。孺人素多病。而性惡醫藥。不肯近。久之。病良已。晚年得肝疾。日一舉發。震掉牀蓐。不省人事。載章脇不貼席。口不甘味者半歲。凡所以扶壽隄疾之道。靡不至。而竟不起。卒之前三日。呼載章戒之曰。吾年二十六。稱未亡人。兒生始時。今吾六十有一。兒年且四十。婦勤儉善持家。吾尚何憾。亦可以從汝父於地下矣。然汝之幸能成立者。皆世父世母之力也。當事之如父母。諸從兄弟當如同母兄弟。又指示載章臂癢曰。此

汝外王父病時所到者也。汝舅氏二。從母六。皆外王母邑太君所生。與吾相得無間。汝幼時舅氏教誨之甚衆。今吾先兩舅歿。而從母先吾歿者已五人。我死汝必謹事之。毋忽。即命戴章偏拜焉。自後遂不復言。以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卒。前年春。戴章狀苦節。籲於大吏。得請。

旌於朝。迨

命下而孺人已未及見云。

論曰。周氏坦齋。篤行君子也。與余交最善。死之日。具殯事。梁木中斷。家人知不起矣。孺人先歿。厝殯事之側。方屋瓦交下。戴章旁皇周走。抱棺號泣。而所厝左右。竟危支不墜。於此見天之為篤行。傷而且為節孝。憐也。亦奇矣哉。

宗祠主祭議

魯仕驥

古者宗廟之祭。宗子主之。宗子者。諸侯之別子。與夫卿大夫之特起者。生而貴以爵。歿則立之廟。而世其官。世其祿。俾其子孫世世適長祀之。故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宗者尊也。同姓為宗。合族為屬。宗子者。所以統理一族之人。俾有所繫屬也。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宗子而有罪。則其祭廢矣。臧武仲之以防求為後也。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故卿大夫以能守宗廟為孝。不能世其官。則不能守宗廟矣。是故廟而曰宗。明其繫於宗也。甚矣古人之重宗子也。後世宗法不立。廟制亦以時異。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以媿之。宋興既百年。大臣乃請朝廷頒定廟制。而訖無一定。司馬溫公居洛時。與二程子斟酌禮制。參之時宜。定為書儀。凡士大夫於居室之東。建祠堂。祀高曾祖禰四代。朱文公因之。著其說於家禮。明代今有祿人皆得立廟。以祀其先。蓋取諸此。聖朝隆興。推不置之孝思。制為品官家祭之禮。一品至三品。廟五間。階五級。東西廡各三間。南為中門。又南為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門如三品以上制。八九品。廟一間。階一級。庭無東西廡。門一。皆於堂後楣北。設四室。以祀高曾祖禰。其牲一品至三品。羊豕。具。四品至七品。特豕。八九品。豚。肩不特。設祭。

器凡黍一品至三品。俎二。遵豆各六。鉶敦各二。四品至七品。俎一。遵豆各四。鉶敦各二。八九品。遵豆各二。鉶敦各二。庶士庶人無廟。薦於寢。祭器不具。其得立廟也。視其官品之尊卑。以為廟制之隆殺。則主是祭者。即得立此廟之人也。而凡城邑村落之聚族而居者。令典亦許得立其始遷祖廟。以愷宗睦族。蓋

聖天子孝治天下。俾氓庶皆得伸其一本之愛。誠曠古未有之鴻恩也。謹按民間始遷祖廟。類皆謂之宗祠。蓋一族之人。皆得與也。其主是祭者。鄉之俗類。皆以族長為之。族長或氓庶也。其族而盡氓庶也者。薦以時羞。自宜遵守氓庶之禮。族長主其祭可也。其族而有士大夫。士大夫之家居者。於始祖之祭禮。不可以不與。己與其間。而仍用氓庶之禮。以薦。是自私其祿。而不有其祖也。將以己之祿祀其祖。而使氓庶之族長。踰分主之。是褻朝廷之祿。而偽於事其祖也。安溪李文貞公。始祖祠祭。權以時宜。用爵祿於朝者。主其祭。而以宗子居左。直年者居右。祝亦連名。以稱於宗祖之前。以為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然愚見。凡族傳之既久。大宗多無後者矣。即今有之。假而亦在氓庶之列。豈得行士大夫之禮哉。而所謂直年者。又未知其何如人也。且祭稱主人。義有專屬。連名以稱。甚無謂也。愚則直曰。士大夫家居。而不與始祖之祭。則已。如其與始祖之祭。則必以己之祿祀其祖。以己之祿祀其祖。則必以己主其祭。

俾始祖雖遠猶得沐 皇仁於奕世而下。及其祭畢而餼頒昨隆諸族長尊卑長幼各以其序。獻酬交錯。俾族長雖氓庶猶得與合族之人均沐 皇仁於廟中。是其祭也以尊 君也。即所以尊祖也。而即所以睦族也。且使族之人皆知尊 君親 上也。庶幾協諸義而協矣。或曰。一族而士大夫不一其人。誰適為主。曰。以爵祿之最尊者主之。其爵祿而齊等。則以行輩之尊者主之。或曰。士大夫而失職家居。亦主祭與。曰。失職而列於氓庶也。則亦氓庶矣。如其罷官而職猶存。則固視其職以行事也。或又曰。士大夫雖未失職。而有失德。亦可主祭與。曰。小失德 朝廷弗之罪。宗祖弗之棄。焉得而不主。假而大失德。雖幸逃乎 憲典。宗祖當不以為子孫。族之人將弗與之齒。而又焉敢覲然入廟門而行事也哉。

小琉球漫志序

濶川朱筠園先生。以深湛博雅之學。豪雋瓌璋之才。居窮守困。年踰四十。始以明經。教諭德化。調鳳山。鳳山隸臺灣郡。海外地也。生熟番雜處。士民樸樸。先生至其地。宣揚聲教。迪以文明。踰年著小琉球漫誌十卷。自山川風土人物。上至 國家建置制度。下而及於方言野語。綜要備錄。靡有所遺。其間道途所經。勝跡所垂。與夫珍禽異獸。中土所不經見者。則以詩歌寫之。書成以示仕驥。而命之序。仕驥受其書而讀焉。

既詫先生用心之精而核而又以歎天之所以成就先生者為倍至也。自古賢人才士。儘其奇不得施設。天每縱其蹟於四方。俾其氣有所洩。而其術業益以大且富。荀卿。趙人也。遊學於齊。南浮楚。著書於蘭陵。為百世宗。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而成史記。其自言曰。詩三百篇。皆古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又軼見其意於虞卿傳。贊以為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云。至如韓退之。柳子厚。蘇子瞻。皆偉人也。於湖於柳於惠。後世豔稱之。蓋天之於賢人才士。既不欲使其循常以見於世。而日月所照臨之區。凡有血氣之屬。亦不忍其終古不進於文明。又靈奇秘詭之藏於山海間者。非得賢人才士亦不顯。是數者固相須而必遇之事也。先生少習風騷。嘗游太學。歷吳越宋衛齊楚之境。既而退居濰川之陽。其見之詩歌者。亦既大且富矣。然而其才其學未盡也。今乃得洩其奇於此書。臺灣自入版圖後。歷今八十餘年。人但知為南徼一藩蔽要地而已。未有知其奇勝有如此書所云也。即愛奇者。遐搜博採。或得知其一二。亦未有洞悉其人情土俗。有如此書所云也。蓋雖屬內地。而巨洋隔之。學士足跡無從而至。其四方之商賈於是者。既不足以知之。而官斯土者。政事卒卒。又或未暇筆之於書。是以八十餘年。情況迷漫。其詳不得而著也。今先生散秩優游其地。得以用其精心考核而成此書。此書之成。既足以見 聖朝搜博之仁。不

遺荒傲且使讀是書者洞悉其人情土俗他日或仕其地如所法戒而因以施其數治之方此則用心之尤精者若夫名勝所著又其小焉者耳然則天之所以成就先生者其何如乎乾隆三十一年季冬月盱黎魯仕顯序。

陳氏義莊

誥贈資政大夫陳立軒公慕宋范文正公義田贍族之風於是凝齋先生於公之卒本其意置田二千畝為公祭田即於其中斟酌范氏遺法助贈族人先生歿有年其仲子兵部車駕司郎中守誥與弟姪奉行此事續脩條規更置田二千畝專為義田推與族人經理而先所置二千畝專為立軒公祭田其詳見車駕君所自為記既專有義田則必有專倉以貯此田之入於是車駕兄弟子姪相與度地構材建倉而又將以凝齋先生所嘗積穀三千石以備鄉里平糶者附貯其中其說見涂訥庵先生瑞所為陳氏義倉記顧其時倉尚未及建也其後車駕君兄弟復以先生所積三千石之穀推與鄉里經理又捐租田四百畝以贍此穀於是鄉里為立廣仁莊以貯之其詳見長洲彭君紹升所為廣仁莊記及余所修廣仁莊條規今車駕君在部供職其四弟守訓亦以秋官郎觀祭山東其三弟中書君守中季弟中書君守譽在家養母以為義田之倉不可久不立也相與誥於車駕觀祭二君偕子姪卜日鳩工於立

軒公家廟之前。創立廣殿。翼以兩廂。凡為倉十有四。繚以周垣。其前為治事之堂。堂東西序為夾室。堂之前有庭。庭左右為兩廡。庭前為門。門有廳事。門東西皆有塾。而堂室門塾皆特建。魏樓足以憑高而望遠也。門之外更設外垣。其中縱橫十餘丈。為曝暎園場。又於倉右。遵大清會典品官家廟之制。立祠堂以祀立軒公之祖章明公。合之為陳氏義莊。其規模略如范氏義莊之制。諸君子此舉。蓋推立軒公之心。上及其祖。欲使凡為章明公子孫有志者。皆得以讀書治事於此。莊蓋義莊也。而寓義塾之意焉。既歲事。二中書君謁余請記。嗚呼。陳氏之世德遠矣。自章明公生。明天崇之際。以其身力任鄉里之事。解衣推食。息爭救患。至於毀家。而其子西者公。居貧力學。廉介自守。為名諸生。洎立軒公崛起。遂以善治生大其家。然不自封殖。殷殷以周恤宗族鄉黨。為念。澁齋先生頌德純儒。善承父志。義田平糶諸法。皆稽之古昔。酌乎時宜。務期底於盡善。足垂久遠。今諸子又能恪遵先生之教。時時增修其法。推及本原。立莊規模。宏大堅固。欲使後之增擴義田者。不煩別營倉儲。語曰。為善必有後。不其信乎。不其信乎。初范文正公義田千畝。贍其高祖以下。閭門百餘口。無貧富貴賤。皆衣食其中焉。蓋古者合族以食。大功同財之遺意也。其後踵而行之者。每遠而推之於始祖。以來意專主於周卹貧困。而澁齋先生益精其義。始之以勸學。繼之以賑

寡孤獨廢疾之養。又繼之以婚喪之贈。而於節婦尤加意焉。蓋養也而教在其中矣。傳曰。美成在久。先賢有良法。至後人益得繼續而精之。法之所以不墜也。文正公始置田千畝。至忠宣公遂廣為三千畝。傳千餘年。至國朝其子孫尚有增千畝者。其遺澤之長如此。今陳氏義莊之建。諸君子皆有日擴而大之心。其傳之無窮。吾知必如范氏之義莊。久久勿替也。某自成童學於凝齋先生。於先生之居家。正本制用。孝友睦婣。任卹之舉。皆得與聞。而人嘗侍於立軒公。習知其祖考世德甚悉。故於二中書君之請。詳記之。以勸好義者。

仲正公家廟碑

國家酌古今祀典之中。制為品官家祭之禮。自一品至九品。皆得立廟。以祀其高曾祖禰。其廟制之隆殺。一視品秩之崇卑焉。而凡城邑村落之聚族而居者。亦令得立其始祖之廟。歲脩祀事。蓋聖朝孝治天下。其所以體卹臣民之隱。俾得自達於其先。以敷一本之仁。用廣教化而厚風俗。意至深且遠也。惟我始祖仲正公。生於明之中葉。至於今逾二百年。孫曾濟濟。雋春秋榜仕中外者。前後相屬。歲時會食。男女合數百人。追惟所自。惟公實推生民之始。於制固宜立廟祀公。而公積善成德。逮及後人。至我叔祖留耕府君。遂由庶常起家。仕至通政使司右通政。加一級。扶視三品。廟

制例得從三品以上。而公之廟至是始得立者。蓋吾家自公以儒業相傳。世守清白。雖以留耕府君之位。躋通顯。而家仍寒素。歲時祭祀。僅同士庶。行事於其寢而已。今者歷世彌遠。子孫彌衆。於以竭力合資。克成斯願。堂履門廡。一如定制。用此知我公之留遺後人者至大。故其受 皇朝錫類之恩。亦極隆也。公諱重信。仲正。其號請書力行。而不享其年。妣馮太宜人。艱難立節。以教育其二子。長子諱諭。字孔璧。由選貢出身。仕至福建福州府海防同知。所至皆有異政。是為我高祖西麓府君。季子諱訓。字述之。有隱德。不言躬行。以化其鄉里。是為我高祖西溪府君。今以始祖祀公。而西麓西溪二府君配食焉。廟既成。咸謂某宜文其麓。技之石。小子不敢辭讓。故繫之以詩曰。

肅矣我祖。肇造我家。履德孔厚。流澤日遐。歷年二百。歷世已九。作此廟祀。以妥以侑。廟貌之崇。聖世之寵。孫曾顯榮。先祖是奉。我祖至仁。我妣同德。二嗣承之。用傳世澤。嗟我孫曾。世受詩書。尊尊親親。可無念諸。我祖在上。其神昭而。願瞻孫曾。一體所遺。維我孫曾。聿念我祖。致其愛敬。豈徒尊祖。絜爾牲醴。薦以馨香。祝曰。考孫匪孝。孰將。凡我孫曾。共體茲言。歲時祭祀。奉以周旋。周旋無失。我祖有澤。世世子孫。守此勿

歌

黃嶧縣知縣耘莊府君墓誌

故黃嶧知縣耘莊府君。以乾隆三年二月卒於官。歸櫬之十六年。配楊漢人卒。諸孤始克奉其柩。與孺人合葬於里中之荷坪。又十有六年。孤仕驥謂其嘗所從遊之族弟仕驥曰。先考妣之葬。卜家以時月不利。勿納銘。今將賴銘於子。子吾所與也。於吾父母事。悉子又習為銘章。弗可以辭。仕驥再拜受命。謹按府君諱淑。字靜陶。耘莊其號。為康熙乙酉舉人。封文林郎。黃嶧縣知縣。慈田公諱亭之家子。大父諱瑤。康熙乙丑進士。由翰林歷任通政司右通政。府君之生。通政官方顯。而府君生十年失恃。自幼已習知艱苦。能力於學。雖貴介子。蕭然若寒士。以是得父母心。雍正元年。以諸生拔入太學。乙酉中江西鄉試第五名。明年成進士。發浙江試用。初任奉順。積能調黃嶧縣。黃嶧故劇邑。財賦甲浙東八郡。東南瀕海。總兵鎮之。軍民雜處。淫縱奸宄。不法之徒。亦時出入其間。府君至。調和文武。為政以飭風紀。厲廉隅為先。邑有項貞婦。徐氏貧無以活。府君刮俸資之。歲時存問。其他問民疾病。興革惟所欲。斷決訟獄如神明。任三年。民畏其威士。安其教。某年歲大穰。請賑於藩。不許。且檄救。府君卒。直請制府。得許。而後已。邑有八閘。宋朱文公所建。歲久沿廢。府君訪其故蹟。復之。邑民更號為魯公閘。嘗丈田均賦。雖劇寒甚暑。必親蒞。吏不敢欺。爭端以息。以積勞得疾。民

聞之走相禱也。卒之日。巷哭。城內外皆縞素。有善繪者。各以意圖其像。或以歸諸孫。有像額者。眉者兩額者。未幾更醵金為祠。肖像其中。四時祭祀。至於今不絕。孺人同邑國子監典簿楊君大誥女。才而知禮。教事舅姑。如府君之事。父母和諧。叔妹娣姒數十人。人無間言。初府君之官。懋田公以少子眾。不欲以家累累府君。不就養。孺人亦不往。及府君卒。孺人痛不得一訣。哭泣無時。日常腫。終身衣飾墨素。足不踰閭。雖為子取婦。未嘗就養。懋田公後府君十年卒。於是孺人益鬱鬱。願諸孤嘗流涕。不數年而遂卒。府君卒時方三十八。孺人得年五十有四。子三人。冢子即仕。乾隆丙戌進士。次仕。懋。次仕。懋。家孫志旦。諸孫某某。府君少年有文名。鄉會墨義。出土墓。效之。在浙凡兩充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銘曰。士惟賢。能亢宗。本既大。支宜隆。吁。佛。懋。兮。我公。胡不有於其躬。將為善者。食報。久而益豐耶。其必之於冥冥之中。我鑿此辭。藏於幽宮。後千萬世。視此以無窮兮。噫。

涂訥庵先生墓誌銘

自宋紹興中。析南城之東南五鄉。置新城縣。而先是李泰伯先生。實為縣境內人。閱三百餘年。當明嘉隆之世。徵君鄧潛谷先生出焉。其學精究於天人之奧。而博觀夫歷代王路之隆污者。為函史五經。釋諸書。證同辨異。旁推交通。聿歸一致。其一時之

學者若何工部。馮太僕渠。先後繼起。莫不各本心得。而實措諸行事。故新城之士。其能有志於學。而不靡於俗者。類皆闡然為己。不事表揚。蓋泰伯潛谷二先生之風。尚使然也。國初涂宜振先生。以前明家。享貴公子。為志於學。其後人傳其遺風。有太學海門先生學珙者。遇廣昌黃崧甫先生。與語悅焉。因館崧甫於家。而俾其子弟從之遊。初庵先生。海門之從弟。崧甫之高弟。弟子也。諱瑞。字榮詔。初庵其號。當先生師事崧甫時。年方童稚耳。其族兄南池先生登。故嘗受業於海門。而於崧甫友善。先生每與聞講論。輒心識焉。自崧甫成進士。官部曹。以至出為郡守。十餘年中。先生閉戶獨學於家。惟數從南池先生考證所得。而與陳凝齋先生道相勵。其行甚勤。凝齋先生亦崧甫子弟也。先生性坦易。與物無忤。居家無所矜飾。其一門羣從弟子甚眾。先生皆身教之。宗族親戚。遇疑事。競來質難。具有忿爭者。得先生一言而平。讀書博觀約取。好稽考成迹。以為師法。為文章。未嘗求工。而真意所貫。光明洞達。讀者皆以為有用之文也。所著有東里文集。經疑編。經濟編。史論編。理學編。皆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戊辰。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得年六十有六。舉乾隆十二年鄉試。揀選知縣。娶楊氏。妻某氏。子男子二年。皆甫九歲。某嘗從遊於南池凝齋二先生。而辱先生以為忘年友。先生之卒也。某視含歆焉。南池先生復命某為

國朝文匯

卷三十九

二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志其墓。因歷叙新城之學者。系諸首。竊以為如先生者。真不愧鄉先輩之風也。嗚呼。其亡矣。銘曰。

道既通。志未窮。手纂筆錄。方緝厥功。將欲託諸庸。胡遽溘然以終。後有學者。想其遺風。